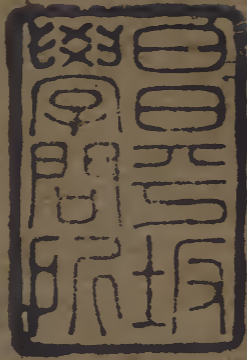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三

五



漢書門			
八	六	〇	八
一	一	五	八
三	九	冊	架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六	〇	八
一	一	五	八
二	七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8	
冊數	35 (5)		
函號	277	20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輯畧伊川曰君子之學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後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

同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田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大全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白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明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也○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蔡虛齋曰自由也罩誠明與明誠而言非謂自誠而明而誠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孟子集註云性之反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其善雖不言反亦反之之義也况先明乎善而後能實

勿斬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

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
 辨按此章為第三支之綱不但分別天道人道故既說謂之性謂之教而即繼之以誠則明明則誠二句吃緊是要人盡人以合天只看下面一章天道一章人道而致曲必說到能化自成必說到成物而時措之宜尊德性道問學必說到上下語默之成宜都是盡人合天意思早埋伏在誠則明二句內謂只平議而未論到成功之一者不曾通盤打算也○自誠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工夫非工夫只在明也故下明則誠矣朱子加可以至三字於明字之下陳氏謂可以至是做工夫處其實明字前也做工夫可以至是誠上做工夫處
 禎按自明誠者做工夫亦是擇執並用非明底工夫做到淨盡無餘然後做工夫也但明未至如何能誠明則可以至於誠此可以字如大學註知至則意可得而誠可字一般○勿軒謂道字前章備言此

但言性與教與朱子轉一轉說不同首章之義者已不合矣又謂自誠明先仁而後知是不知天道之無漸矣矣即謂自明誠為先知而後仁是亦不知知行之功原自並用及知到仁亦到也且但謂為學知利行之事將不許困知勉行者盡明誠之功耶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

此章之意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存下工夫節次
 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

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日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黃氏洵雙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

解。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

辨。按許氏謂此後誠字皆指心言已不確矣又謂惟

二。十五首兩誠字以理言予觀章句於誠者自成

也。然則離理又何以見誠之心乎此大學誠意誠身

只解做實字可兼善惡故小人亦有誠中形外之時

中庸誠字都指道之本體真實無妄而言有善而無

惡故至誠盡性至誠如神至誠無息皆以真實無妄

之心盡真實無妄之理乃成箇真實無妄之人也若

離了理只說實心則所謂實者或未必有善而無惡

矣况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是說理善必先有善而無惡

言至誠之人能盡至誠之道故如神又何得以為指

心言乎中庸諸誠字都要如此融會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

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

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

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

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
 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
 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者
 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
 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之
 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
 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
 則天地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
 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
 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
 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
 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
 自存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語類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
 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
 子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而有未誠底半截
 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
 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
 也如易至神至變○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
 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
 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
 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
 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
 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
 天下皆是如此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
 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
 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會做來
 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
 不會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
 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破都處置得下無不
 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
 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
 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
 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
 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
 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

性。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心上說。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性盡物性，渾淪如一盡心，才知些子全體便都見。○盡人善底，只在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稟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用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是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愛之類。已無一之。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他貫將去，然却有箇字在。○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木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舜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曰：此已到處說着，須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

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是。○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一段是從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面說上如修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

○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問如何盡人之性雙峰饒氏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峰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

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蓋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無不盡也○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黃氏洵饒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然而然者○蔡虛齋曰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誠字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至聖為能聰明睿智也章句謂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能聰明睿智亦如大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私者恐亦如大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惟其能無人欲之私方見得是德無不實耳○看他至字盡字及註中至誠則曰天下莫能加盡其性則曰無毫髮之不盡盡人物之性則曰知之無不明處



之無不當。則知立言輕重之法矣。○數盡字皆以已
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以字。○盡其性與
盡人物之性。是一時事。非盡其性。然後方去盡人
物之性也。總是至誠便一時。都下了一論。所施次第。則
已與人物所施。自先後。○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
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泄破天機。只是此
一句話。無甚深奧。○林次崖曰。天地生人物。能賦之
以性。而不能使之盡其性。至誠能盡其性。豈不可以
贊天地化育。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造便是
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呂晚村
曰。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
自取支離之誦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
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
公言。逐層實通。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
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
峻。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
嘗一。抹過去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其
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
推之序。○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
存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
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
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
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
賢君。何曾有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
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
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參贊不是
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
使分。上說也。
○若太賢以下。則克去人欲之私。而後德無不實。
○欲來夾雜。所以註說。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也。性
是天命之在我者。然萬物皆備於我。既曰天命之在
近譬堂

我則人物之性已。在裏許。故凡其性之巨細精粗。能
 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則人物之性。時。纔。講。所以。知。處。
 之。者。皆。在。其。中。非。到。盡。人。性。盡。物。性。時。纔。講。所以。知。處。
 之。處。之。也。但。盡。人。性。有。盡。人。性。之。事。盡。物。性。有。盡。物。性。之。事。
 性。之。事。因。物。付。予。其。分。自。不。同。耳。故。註。曰。人。物。之。性。有。盡。物。
 亦。我。之。性。因。物。付。予。其。分。自。不。同。耳。故。註。曰。人。物。之。性。有。盡。物。
 有。異。此。便。說。分。殊。○。自。然。知。之。無。不。盡。故。曰。察。自。然。
 行。之。無。不。盡。故。曰。由。陳。新。安。謂。用。孟。子。語。者。誠。然。至。
 誠。之。察。之。由。之。知。之。處。之。固。無。層。級。工。夫。然。在。其。性。
 却。重。由。之。說。益。不。到。由。之。無。一。毫。不。盡。猶。未。見。其。性。
 之。盡。也。故。朱。子。語。類。謂。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
 行。上。說。也。在。人。物。之。性。却。重。知。之。說。蓋。知。之。有。一。毫。
 不。能。洞。徹。則。於。形。氣。之。殊。必。有。扞。格。而。處。之。必。不。能。
 當。矣。所。以。後。而。說。成。物。知。也。正。是。此。意。○。學。會。疑。人。
 物。之。性。與。其。性。之。分。既。殊。則。知。之。明。處。之。當。必。須。於。
 盡。人。物。之。性。時。方。做。得。透。恐。未。可。於。盡。其。性。時。謂。一。
 齊。都。到。也。曰。在。大。賢。以。下。理。一。是。理。一。分。殊。是。分。殊。
 在。天。下。至。誠。只。是。理。一。中。自。見。分。殊。耳。若。將。理。一。作。

一。層。分。殊。又。作。一。層。道。理。雖。盡。却。不。得。至。誠。本。量。惟。
 人。物。天。地。都。在。其。性。中。都。在。其。中。自。分。層。次。而。又。一。
 齊。都。到。方。見。數。則。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
 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
 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若。是。不。盡。
 然。到。國。家。天。下。施。之。無。不。盡。則。人。物。已。各。得。其。所。然。
 只。盡。得。其。性。分。量。朱。子。又。謂。只。是。恁。底。貫。將。去。然。却。
 有。箇。則。字。在。正。以。理。一。統。却。分。殊。也。
 禎。按。呂。晚。村。甚。重。分。殊。是。見。得。節。節。有。實。事。但。重。理。
 一。猶。恐。異。端。得。以。借。口。也。然。玩。朱。子。謂。許。多。節。次。只。
 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又。借。無。息。章。義。謂。天。下。久。則。
 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方。知。以。理。一。統。分。殊。
 之。綱。○。有。天。做。得。底。人。做。不。得。分。殊。也。有。人。做。得。底。天。却。做。
 不。得。此。人。與。天。之。理。一。而。分。殊。而。至。誠。也。有。人。做。得。底。天。却。做。
 與。人。物。之。理。一。而。分。殊。而。至。誠。也。有。人。做。得。底。天。却。做。
 好。處。被。聖。人。做。得。恰。好。夫。恰。好。便。是。天。下。事。有。不。恰。所。
 謂。也。天。地。之。化。育。竟。有。不。恰。好。者。氣。也。纔。落。氣。質。
 中庸 卷三 近譬堂

便有偏雜然其恰好處未嘗不在聖人之贊只是還其本然耳。○只盡人物之性已是贊。已是參。非此外又有贊參也。故朱子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贊便是功用地頭參便是品位地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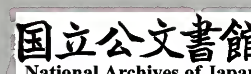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大全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蔡虛齋曰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按史氏之說而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前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者之智則擴充之功仁也。以自成自道為仁則其下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不類。至於鄭氏濟又謂尊德性章國有道其言足以

國無道其然足以容猶君子之強章國有道不繼甚矣。按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按潛室陳氏謂纔不費力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看書甚妙。只看其次致曲纔說到變則化便以天下至誠贊之。自道章纔說到時措之宜下便以故至誠無息故字接之。修疑章言人道也。而愚而好自用一章承上為下不倍便說到孔子之從周王天下有三重一章承上居上不驕便說到知天知人世為法則等謂其止人道而無與於天道可乎。以此見子思一氣說下。總要接引人盡人以合天也。○虛齋謂天道人道諸章不必分配知仁勇見固圓活然細玩來子思却有這意思。以入德言則莫先於知以成德言則仁者元善之長。今說盡性贊化育自是仁底意思多。前知分明言知無息分明言勇不待言矣。致曲說到動變化則亦參贊之事。自道章既說誠之為貴矣。必從成已推到成物而以成物歸之於知。正所謂



不知明無以處當也。尊道之功。廣大細微。無不畢具。非勇其孰能全之。若以致曲中亦有知。成已中亦有仁。為疑則前舜之大知亦言用中。回之仁亦言擇善矣。理又何不可通也。只看大哉聖人之道章。洋洋優優二節。亦暗照道之費於大。費於小。說則知以知仁。勇之德體費隱之道。是中庸一部意思。其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分明以知仁勇之德。疑費隱之道。作一收拾關鍵矣。此子並存史氏蔡氏之說。而論之如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

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則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則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

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
 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偏如至誠盡性則全
 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
 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
 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甚明
 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
 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
 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曰須
 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如義須件件致到彼處始
 得○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
 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敬○問其致曲是
 致其信皆事事上推致其極○問其次致曲是就其
 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
 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
 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
 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
 處說得甚明如從此則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致
 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
 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
 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問致
 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
 或孝或弟就以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
 所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
 處說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
 應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
 推致致他恰好則亦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須是
 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
 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
 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
 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
 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
 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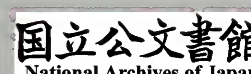
孟子卷三 近譬堂

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落化。下無復痕迹矣。○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為未安。既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常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裏。用即不似以下。人有先後。聞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會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會子却是致曲。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已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

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其次致曲。先生云。只因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渣滓便渾化。不待如此。○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梯。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問。致曲是就所偏發處。推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

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但要不之若不屬下意為善也。○伊川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楊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同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形著明者是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了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雲峰胡氏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日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蔡虛齋曰其次致曲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



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所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至於仁不可勝用矣。○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王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文曰：至誠之妙，妙字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誠則形著明，總是充實而有光輝。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為至誠之妙。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則及物之功，未至為能化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動物也。○鄭氏云：至誠之妙，指能化言，愚謂至誠須動人，人亦身化，能化還是功用，謂就能化上見得至

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至誠不異於聖人，也是謂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是於能化上見其至誠之妙也。若曲能有誠，只說得誠，說不到至誠之妙。字還就至誠者本身上說。故末章曰：篤恭之妙。又曰：篤恭天下平之盛。妙字盛字，分明有別。○林次崖曰：或問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如稟得仁氣厚，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少。此其發見之偏也。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禮若智，莫不皆然。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而



而仁薄或薄於義或薄於仁此固不同矣自夫推仁
 之曲以極於義則仁固厚而義亦不為薄推義之曲
 以極於仁則義固厚而仁亦不為薄仁義不薄則薄
 者厚矣始有厚薄不厚而仁亦不為薄今無厚薄則
 故曰薄者厚而異者同薄者厚而異者同則能貫通
 乎全體矣○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不擇乎
 善則理欲混淆固無以知其為曲而致之擇善而不
 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欲所奪而不能致之也
 ○呂晚邨曰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
 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
 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一分誠○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人說來似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
 也自形而著則明而外而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
 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
 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
 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
 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一
 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

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
 物格知至之後致曲由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
 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
 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致
 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
 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二誠
 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眾曲之誠也至
 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按若以誠一端之偏推致以造其極則所成有偏
 不能其全體之誠矣惟仁義禮智善端之發互有不
 同因其發而悉推致之乃能德無不實然使不一
 各造其極則不能止於至善之地又氣稟所偏有厚
 薄之不同或厚於仁或薄於義之類苟厚者能造其
 極而薄者便不能造其極亦安能有全體之誠也
 無不致則德無不能造其極亦安能有全體之誠也
 用功如致仁之一端也要實有此仁致義之一端也
 要實有此義然一端之誠而非全體之誠矣故朱子
 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有全體之誠矣故朱子謂有誠

則不曲又曰誠者圓成無欠缺則知致一二端之曲
 或致曲雖多端而未滿其量皆是有欠缺故朱子又
 謂曲若能誠則自有形著明動變化之功為屬下
 句也○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註下一功字最妙
 見非形著以後遂無功也誠之工夫是逐步加進但
 有誠以後則自不能已耳積而至於能化積字亦非
 虛設此乃愈久愈熟非聽其自然而化之謂能化之
 功用皆根誠之本體來故蒙引以妙字指本身不指
 能化○觀語類致曲有三說氣質溫厚發見者必多
 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此指仁之太過而言
 則致曲當克其太過而歸於中也與曲皆在好邊說
 者微異又云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
 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
 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此正如程子專做好處說也
 又云致曲不論人只論事逐事上着力如事君則推
 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是也子玩三說互相發明
 皆不可缺以隨其善端發見而推致之為主蓋不隨
 其善端發見而推致之則曲處先不可見何從而用

致之工夫此因其明而通之乃為易入但善端之發
 既是有生以後事則已兼氣質既兼氣質則所發雖
 善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仁未必是仁之恰好義亦未
 必是義之恰好也其不及者固推致之以至其極矣
 其太過者若聽其過則不能造其極亦一而已矣况
 仁多則侵却義是仁之不及者固推致之以至其極
 太過便是益義之不及者固推致之以至其極矣况
 其極矣此亦未始不在好邊說而何必疑二說之有
 背也此即或問所謂薄者厚異者同也但必待善端
 自然發見然後推致倘善端不發見時將間過日子
 不成惟逐事上着力纔對君便推致其忠纔對親便
 推致其孝則無往不致其力而善端亦易於圓滿矣
 此亦致曲之功之不可少者也故朱子又補此一層
 意方不漏不待以其各異而疑之也○氣稟柔者多
 近仁氣稟剛者多近義此所謂厚薄之偏也然氣稟
 剛者豈無惻隱發見時候氣稟柔者豈無羞惡發見
 時候故朱子又謂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也
 頑按曲能有誠纔是實有諸已而充實之耳非此後



全無功夫聽其自然便形著明動變化也虛齋謂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看書細妙但以形著明為充實而有光輝與孟子亦微異孟子所謂光輝却兼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已該動變之功弟未到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故下又說大而化之謂聖雖所謂化者與此不同然必有已積誠之功渾然無迹而後動變之效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如孝弟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此誠字只包在致曲致字內蓋既推致之以造其極便是誠也然尚是曲之誠耳又曰有誠則不曲此是說曲能有誠句正面已指全體之誠說許東陽誠則形方指積衆曲之誠明與朱子背○能識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推致之者知也能推致其善端發見之偏而造其極者行也伊川重始事說朱子重結累成就處說而究非有知行之異也黃氏謂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後悞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也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也為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已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肅成已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肅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朱子按其次其字明承上章來宜與上章對看誠無不至便無致曲許多事性無不盡亦無形著明許多節次盡人物之性雖亦有動變化然只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在本章無言誠之者之仁之義但以前後章推之大意亦是如此○朱氏公遷妄扯他章配說語多雜出但註以化為不知其所以然而朱氏以動變化皆不期然而然本文明以至誠能化贊其次而朱氏分別能化為聖人事心廣體肅與時措之宜為通

聖人與大賢以上事
狂亂背惑則何說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凶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程子用便近二之論是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聖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思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語類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同大全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大全妖亦作妖孽魚列反說文作蓍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蠶也朕萌朱皆幾之先見者○趙氏德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

事先筮而後卜筮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
 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立卦者坐土之著
 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者始畫爻於地
 卒書於版以示主火画爻以木少半所謂畫以木卦
 以版是也周禮大小師龜人巫氏占人凡五職皆
 掌龜卜之事並音隨刑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
 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
 而巳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
 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蕪氏掌其燠契
 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熟燠遂歛其燠契以授卜師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燠燠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燠
 亦謂之楚焯楚荆蕪之類也煖讀如戈鑄之鑄卜有
 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各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
 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著
 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華策之法備存而龜卜

之法則後世無傳矣○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
 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
 伐邾以邾子益來○呂晚邾曰此節首二句喝起國
 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
 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而不知之道也至誠之
 可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知之道也至誠之
 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唯至誠
 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也至誠正有審
 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在
 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實心
 則實理在我故至誠如神也著龜四體之自見自動
 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
 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著龜四體之
 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
 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看兩平字則吉凶原不
 關著龜四體事著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

以為此為見此為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光猶言吉凶也○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却正是神妙不測之盡處○善必先知或不善必先知之唐荆川謂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或議之曰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動於彼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曰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靜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

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異雲峰胡氏曰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之知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奇

怪。又曰：禎者，貞也。真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下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蔡虛齋曰：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則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偽

對誠私即偽也。謂私偽不留於心足矣。乃兼自言者。蓋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日與心最相為用者，也。鬼神如何見其能知來，蓋將與之禎祥將亡之妖孽，卜筮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為也。則知來孰有如鬼神者哉？惟至誠則如鬼神之知來。辨按章句既解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而即總承之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可見此六句只是說至誠之理，自然發動處，這必有也。不見此六句，只是說至誠之動乎也，不是人教他見動，他自有所以必有之理。所以見乎動乎之理也。故首二句亦只是說至誠之道。本可以前知，只指理說，至誠之入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能以前知，真實無妄之心，與真實無妄之理合。故如神也。此意始於錢吉士而晚村發之。直破從前之謬。○程子謂用便近二，以其用推測也。若至誠則俟事理朕兆之自形而得之，非用也。○至誠所謂自誠明者，盡性章說到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只一箇至誠都該了。雖亦兼察之知之而於誠之自然虛明畢照處未能形容其神妙也。故此章就前知上說他。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三 藏板

明總不脫至誠之理而巳有如神之妙故朱子謂在
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此是舉明之極至處來說
而許東陽反謂明至誠之一端虛齋謂在明無不照
正意之外皆非本旨朱子解神謂鬼神者以既下
如字則不指至誠神妙不測之神而指鬼神之神也
究竟誠之外無鬼神今將與便必有禎祥將亡便必
有妖孽著龜便有見乎著龜者四體便有動乎四體
者人見此禎祥妖孽與所見動若鬼神之使之而不
知皆誠之理自然如此也將與六句既說至誠之理
之幾自然先見如此之神則至誠之入善必先知不
善必先知胡雲峰不得其解乃遠引十六章以爲言本
文上下反不融洽矣此是板板不易道理但人
禎按必有禎祥必有妖孽此是誠却易於所以必
於禎祥妖孽者與於妖孽方知亡至誠却易於所以必
有禎祥妖孽者與於妖孽方知亡至誠却易於所以必
或兆吉則巳方顛倒於妖孽之中而不能決尚可謂
至誠之前知乎至謂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

有禍福之應是快以善不善指理說如其言將善中
有禍之應而將爲不善不善中有福之應而將亦不
爲善耶甚矣許氏之妄也○誠之理其幾先見原不
神妙至誠之人能察其幾故亦如神也何嘗有鬼神
能知來一層鬼神能知來此世之禱祀求卜者紛紛
矣或曰著龜而見吉凶非鬼神之知來乎曰是我之
所以見乎著龜者先有此誠之幾也非另有鬼神能
知來也虛齋巳雜而二之矣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同大全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
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
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
業○黃氏洵饒曰此章即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
知體會本文道字與章句理字故也末句至誠以心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

卷之三
藏板

言則可耳。自無而向於有為神。自有而反於無為鬼。今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是誠之幾之先見。自無而方，向於有，只是誠之神處。故以至誠知幾為如神。註訓神謂鬼神，言其為鬼神之神，而非至誠神妙之神也。另增出一前知之鬼神來，便說成影響。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

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說者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問誠者自成。便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句。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

卷之三
近譬堂

一字言之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所以實心言者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言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物則具此性者此性之所當自誠也○吳氏程曰物之本則可以行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物則具此性者此性之所當自誠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也若非真實無妄非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巳故章句所以自成又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

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自然之實理自人言之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自成一句便是專主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節則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身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為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為能故以心為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專為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

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捭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捭衆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峰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卽道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蔡虛齋曰。兩自字。不同。一是一說。他自然。一是一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加一而字。卽承上文自字言之。○而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巳。故章句亦依之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之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及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云云。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爲之道也。而言。故下條章句又曰。蓋人心能無不寔。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有以自成。且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如此解。則於辭意。兩盡矣。○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真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章句曰。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而章句亦曰。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之爲本。而道乃其用。惟心所役。運耳。必能實其心。而後能行其道也。不然。心不在矣。復何能爲本也。用也。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道以理言。用也。此理字。又與下文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者。不同。總一理也。實理之理。天命之性也。道以理言之。則爲性。在事物則爲道。皆理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此物字。天地也。萬物也。人也。事也。皆在物之一字內。誠者物之終始。亦然。惟不誠無物。則說向人上去。只說得

近譬堂

事耳。如云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則以人言。又曰誠心於孝方成孝。誠心於弟方成弟。則又兼事意。章句所謂皆實事之所為者。是以先儒有云。章句誠以心言。本也。四句都是為道。自道說。殊不可曉。豈誠字之下。道字之內。又有一誠字。○陸稼書曰。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箇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為物。而不知有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都認這道是可行。可不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端就人言。然白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呂晚村曰。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

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為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時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財凡物皆非此。不似專指人。曰海槩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就一物。在一物。必存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理而成就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

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
 學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
 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
 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
 之謬而併廢正義也○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
 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
 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
 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附不得說自
 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
 自道其解最謬

呂晚村曰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
 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
 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
 存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
 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
 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為誠亦是倒說
 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
 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首兩句只虛統誠與道字

到下節誠之為貴方責重人功節大分明可見人要
 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為貴句非此節本義
 也○仇滄柱曰觀本章屢提誠字說知主意專欲人
 存誠耳誠者自成徹上徹下徹始徹終徹內徹外俱
 包在句中如何反說懸空說此一句取朱子此言亦
 屬未定之見即本註物之所以自成一語亦是照下
 而物之終始渾淪言之其云誠以心言本也便切指
 人心說得分曉矣兼實理之自然實心之自盡言亦
 見有此誠便當自成方與程子實心事父方成箇孝
 之說相合○自成者我當自成也自道者我當自道
 也兩自字俱作責成自己語本是一例向來說作自
 然而成者亦誤

誠字不可便當了性字者以性是理也誠是實
 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實有是氣便實有是形合
 是實合散是實散故不可把誠字便當了性字先儒
 將誠字亦可作天命之性說者以天命之初本然之
 理是真實無妄故誠不便可以當性字而性之所以
 為性也惟本然之性之理只是一誠故氣亦此誠形

近警堂

亦此誠聖人之心有形氣而無形氣之偏則其心亦
 安得不誠今晚村謂與性字無涉則離誠言性離性
 言誠得二謬矣至謂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
 誠此句亦錯大學誠字作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而言
 善惡而言中庸誠字作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而言
 有善無惡至純至粹故後章以不貳與純言之性即
 理也則此理本至真實無妄至純至粹豈以實有其
 性之謂誠乎率性之道固兼人物而道字亦只是
 散見於萬事萬物者而萬事萬物之理原即皆備於
 吾性之中故亦只率性便是道惟率性之自然便即
 是萬事萬物之當然所以道當自道不然可截之為
 外物而不自道矣道原率性性本真實無妄故道即
 誠之道非兩件事物君子自道亦不消兩番工夫而
 自道即在誠之為貴矣○中庸明道之書正為說道
 人可推諉得所以揭出誠來見是自有之實理所以
 不可無此自有之實心以體此實理以首句為懸空
 是誠之早已是自有之道矣知此則朱子以首句為懸空
 說正是迴所由來使人推諉不得而鄙儒不知必欲

就人心之自成說以將本原上道理自行截去豈不
 懵懂殺人且兩自字作一例看朱子舊有此說義剛
 復問朱子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到誠之
 為貴上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外內底道理若如舊說
 則道與誠成兩物也觀此說甚明蓋道即誠之道故
 用而字連下今云誠者在我自有以成之道者在我
 自有以道之抹去而字則誠是一物道又是一物白
 成是一工夫自道又是一個工夫如何下文單言誠之
 而自道即在其中耶即或問於終始無物句釋之觀
 却只重實理一段實心是帶下不誠無物句釋之觀
 後段以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發終始無物句釋之觀
 或有不實之心發不誠句自明了矣○朱子謂誠以
 心言是就一物上說者以誠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有
 此物誠已根於心矣人必有此誠實之心以為之本
 而道乃可行之以真實無妄之心對萬事萬物之理
 而言故為用此先儒所以謂章句誠以真實無妄之心
 為道自道說蒙引尚是看誠道成兩件也○誠道只是
 近譬堂

得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名他。為誠。不
 得。他為道。不得在事物上。名他為道。得名。他為誠。不
 得。按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為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可以。道自。諉。而不自。行。之乎。兩句。串看。合看。
 愈。分明。折看。分看。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故。曰。誠。特。以。心。言。耳。道。特。以。理。言。耳。
 其。實。非。兩。件。也。不。得。誠。然。之。心。無。以。貫。乎。理。豈。不。是。
 本。不。體。之。當。行。之。理。無。以。見。此。心。豈。不。是。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
 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
 者。如曰。反身不誠。其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
 指。而詳之。則其意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
 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
 皆實理之所為也。以物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
 無一息之妄。故從心。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物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自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
 於間斷。則自其未至於聖人。而初以至於未。間斷之
 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其間斷之。實者。猶未免
 相接。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其間斷之。實者。猶未免
 相。接。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其。間。斷。之。實。者。猶。未。免。
 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
 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

朱子集傳 卷三 近譬堂

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是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詳類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誠者物之終始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

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日可也。且如禘白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向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大相對說語如無物也。○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汎說故君子誠之為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與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遠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存箇人若不誠無物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問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

前半。後。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以。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無。物。亦。更。有。其。物。也。○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自。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

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誠與不誠祭何異○蔡虛齋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即隨之矣○陸稼書曰恐人疑自成是有了一期的自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自道工夫全在實心心有不自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夫全在自道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

朱子集注卷之三
中庸
近譬堂

○呂晚村曰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為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為實理而在人為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為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為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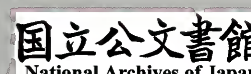
釋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

君子誠之為貴以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誠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蔡虛齋曰不誠無物恰恰是靠那物之終一邊說正與上句相喚應但非自然到尾之終乃間斷之終耳故或問章句所解儘相牽帶不誠無物要見前一段誠而有物處

釋按呂晚村不以終始節分承首二句最是只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上用功理便不洽蓋道即誠之道誠上用功便是道上用功非有二也如前擇善固執盡誠之功然知仁勇之盡處即五達道之行處非只求誠而不行道也若離道求誠却誠箇甚麼朱子惟把首二句不劃開所以謂誠為物之所以自成而

道為人之所當自行誠為物之所以自成則有是誠
 乃有是物人所當自行而人之所以行是道者必以此誠
 為心行之所當此心不誠而後道即虛存在那裏不為我
 之故曰道以理言必有本而後道以行有誠而後道以行
 此不誠無物而必以誠之為貴也只看本字用字甚
 明人柰何或以不誠下單言自道又或以為單言自
 成而無與於自道耶總是將誠道劃作兩物耳○註
 中蓋人之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不假一
 毫人力安排人之惟有不實則將所以自成者
 都喪了能以無不實乃為有以復其初而本來自成者
 今為存以自成也既自道之功也○所得之理既盡則
 行矣非此此外又有自道之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是也盡而無有程子所以謂之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地聖人亦有始必有終聖人有始亦必有終難道

物便緊貼人心上說纔不誠便無物這物是不可無
 者纔不實心為忠便已無忠纔不實心為孝便已無
 孝便是不自成其為臣子矣虛齋謂恰恰靠物之終
 一邊說自取混亂皆實理之所為曰理之所為便見
 禎按註天下之物原不貼聖人之心上講或問聖人之
 非人之所為也原不貼聖人之心上講或問聖人之
 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心生至死無一事之不
 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但就聖人
 說一箇誠則有物以對下不誠無物也但就聖人
 心上看誠為物之終始亦可見非終始句也但就聖人
 或問而反疑章句則過矣○或問謂顏子三月不違
 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其
 餘日月至焉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
 於無實陸稼書謂存疑看此數句粗了三月之後去
 此之後既未免於無實則三月之間至誠無妄也進一層
 必猶有所未盡不能如聖人之至誠無妄也進一層
 解尤佳○語類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
 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此指外物也鬼怪妖邪



之物以為無便無此只證無物之義而以鬼怪妖邪為無非不誠也皆係推廣說與本文無涉○天台吳氏解註甚明只蓋人之心以下分繳上文二句道理便隔碍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語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誠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

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已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問成已合言知而不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問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簡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

輯畧 伊川曰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明道曰性之德者言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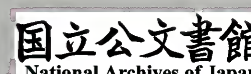
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伊川曰時措之宜言
 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游曰大學自正
 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
 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來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
 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已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
 者不能成物則非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
 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圖大至朱子曰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
 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
 圖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
 仁知之德則具於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
 道理○雲峰胡氏曰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時性之
 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時性之
 蔡虛齋曰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

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
 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林次崖曰
 成已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
 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盡已性而
 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
 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
 仁知既得於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
 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以
 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陸稼書曰恐人疑自成自
 道端為一已之事故末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
 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
 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
 成者何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
 即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也仁與知豈
 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
 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已無
 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得於已成已無
 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
 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

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呂晚村曰：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是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并非自道之道。○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

雙峰饒氏曰：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起頭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蔡虛齋曰：此以上論成已事。此一條論成已。則自能成物。道理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而成已。成物。不害為一時事。且與時措之宜。向意相契合。而無間。至此則與聖人天道一矣。成物不主化言。其有理。觀本文云：所以成物也。豈又另一時成物耶。而章句云：則自然及物。所以字與自然字。最可玩味。本以成已。却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如我能盡誠以孝其親。則我既成人子矣。且有以致其親於允若。而自有以成吾親焉。吾能盡誠以忠吾君。則我既有以成人臣矣。且有以置吾君於無過之地。而自有以成吾君焉。所謂道亦行於彼者如此。故愚以為上章盡人物之性。亦不在盡其性後者。以此。如此說。似為正當。精切得本文。所以及章句。自然字意。亦未敢以為信然也。姑記之以俟問。

按註中誠所以成已。是根誠者。自成說。然既有以自成。是指誠之君子。說到得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若不能及物。仍是自成。有欠缺也。非一成俱成。



之實理可由為道。不知此合外內之道。只就性體而言。亦未說到可由上去。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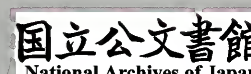
朱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心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辨按此章不見有對前知章意。而史氏亦以為誠之者之知。因前後章推例而得之也。但成已工夫。只以誠之為貴。一句了却。而未節卸到成物。以成物歸本於知上。明其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只為人把成物看做已事。以外事故收入裏來。注歸成物。即其注歸知字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非至誠矣。○**林次崖曰**。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陸稼書曰**。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况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



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
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字先之。
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道。○大全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道。○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仇滄注曰。章首故字。承盡性前知兩章。方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勇。混承時措。使涉人道矣。

按故字亦不必隔人道兩章。而承盡性前知來。使語氣隔越。總之中庸天道人道。不是劈分作對。纔着力。便是人道。纔不着力。便是天道。一氣遞疊言之。遂用故字。緊承也。只看盡性章說至誠。致曲章緊頂其。次致曲章。說到至誠能化。前知章緊頂至誠。前知章說到至誠如神。自成章緊頂至誠無息。而以故字接之。理所應爾。不必生異說也。○上章說纔不誠。便無物。此章說既至誠。自無息。原不是兩箇幾候。陳氏謂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然則未久時。假偽尚不間斷。耶蒙引難乎。有恒。亦折做兩層。存疑駁之。良是。稜書謂顏子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到底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此。是言誠不能至之盡。故無息尚不能無之。盡就一誠貫徹始終。而論之也。若謂顏子三月之內。有假偽虛誇。則不可為並存之。○雙峰謂人之誠。有至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此似是而非也。聖人對人之誠。有不至者。而言可說。至誠。至誠。天地對人之誠。有不至者。而言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然則聖亦只是誠。豈有至不至耶。看後註。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未節引詩。天文並說。註又總之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則知誠之亦可說。至誠矣。但首一箇至誠無息。自是說至。禎按。陳新安於至誠無息。下箇聖人之道字。意對下天地之道句而言也。到生物不測。皆天地之道為之。

原當貫到貨財殖焉。然則即用聖人之道字。亦當貫到無為而成天。而獨以為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何耶。彼蓋見博也厚也節。有天地之道。而今夫節無天地之道耶。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語類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同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蔡虛齋曰。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來。由

中發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何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書大。全。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晬。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語**朱子謂除是久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此是明久。則徵之理。若至誠。則自是無息。無息自是久。久自是徵。非謂至誠之久。亦是有工夫也。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此亦言其自。然。積。來。如。此。非。謂。以。工。夫。積。之。陳。北。溪。謂。道。理。真。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說。成。人。道。上。去。虛。齋。謂。久。者。不。息。之。積。此。積。字。便。不。妨。○至誠無息。一



身... 中...

句是本體久字當與徵字對不可以至誠無息與徵字對也一不息則自久於中自驗於外久於中者不可以驗於外者言之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

高大而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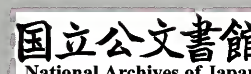
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如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悠矣博則能厚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

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益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友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卷三 近譬堂

長遠。大全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蔡虛齋曰：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既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著處。蓋博厚是徵於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峻極於天，光被四表。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要得分明，不可只挨說過。○天地間，凡高者必明，卑則不明矣。雖日月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照矣。此一端可見。○大抵聖人之道，從容不迫，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仲虺稱湯曰：克寬，皆悠字意。故舜則光天之下，至於海闊蒼生，湯則萬邦從欲以治。○陸稼書曰：不息，即是無息。無分別，微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也。

息無分別，微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也。上事微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微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次，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黃際飛曰：上徵字是驗於外，此亦是驗於外，但上外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悠遠博厚高明，一字一解。一辭一義，須就其功業氣象刻畫之。○按朱子云：只一箇至誠，已該下豈復有許多節次。則可見數則字是一時並到，然所謂一時並到者，以至誠之自然，而然也。其實功業著見之節次，自不可



沒故註用故其積也故其發也八字蒙引正善會則
 字不得議其太作漸次也○徵既是驗於外則悠遠
 博厚高明自是功業著見如此但覆載成是功用及
 物處所以覆載成者賴此悠遠博厚高明則此悠遠
 博厚高明在至誠身上看却已著於四方在萬物身
 上看却又未離乎至誠此鄭氏不僅以為業之著於
 四方而必曰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也此朱子所以謂
 須看他一箇氣象而於博厚配地節復以體言之也
 ○朱子謂不息只如言無息則知徵則悠遠之徵字
 即久則徵之徵字無二義也乃黃際飛謂驗於外上
 外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一箇徵分二義矣渠蓋
 見久是常於中徵則悠遠以下又是說著於四方似
 只有動變化而無形著明意思因為補缺不知徵字
 惟在功業上說所以說得箇久則徵若至誠之盛德
 光輝在面盎背則合下生來便如此非如致曲之形
 著明猶有漸次也○載物覆物成物雖即其博厚高
 明悠久者以覆之載之成之不是兩層然此節用所
 至誠之功業著見說不成就及物上說故下節用所

二字想其載覆成之功如此方有味若謂下節不過
 申明此節將及物之功一並於此處說了如何有下
 節之地凡看書俱要逐漸想出意思來
 禎按章句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
 窮是悠遠根上久字意來悠遠之積自廣博而深厚
 博厚之發自高大而光明此本句則字正義也較峰
 方氏謂功效氣象之迫促者便不長遠是言惟悠故
 遠朱子亦謂惟博則能厚虛齋亦謂凡高者必明早
 則不明此又就字義之先後細思而得其意也饒雙
 峰謂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忽夾
 上不息字意反不清至謂下一節指其成德而言豈
 此一節猶非成德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語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同雙峰饒氏曰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是指外面底○蔡虛齋曰如曰厚德載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為何如○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厚之悠久而言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却是那上面微則悠遠者貫到此也始之徵者尚且悠遠况至於博厚高明存不悠久者耶○既

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已自悠遠說到博厚高明却又於博厚高明之後著箇悠久字是少嚴謹而周密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曰驗於外是何物驗之但曰施於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離故曰忠恕二字如形與影又曰無忠做恕不出○林次崖曰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顯成物○陸稼書曰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本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

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潛

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出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雲峰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悠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者久也。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辨按：上節只指至誠功業之著見者言。此節方指出及物之用，如此其同天地也。故本節三所以字是就博厚高明悠久而想見其覆載成之功，不是因覆載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也。須順看不可倒看。○下節方指出配天配地與無疆而此處朱子即下與天地同用五字者，以覆載成而此實此數節從久字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其實此數節從久而想及其微，從微而想及其悠遠，博厚高明，又從博厚高明悠久而想及其覆載成而一層遞下一層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語氣一層遞下，而倒亂不得。凌躐不得。○註云：悠悠一層遞下，而兼言不得，因此一字而遂誤認至誠心上，去也。其復曰兼內外而言之者，見說到覆載成處，已無內外之分。其外之及物處，皆其內之不息處。故亦可兼內外而言之也。今人於悠久句，只管分別內外，既非朱子悠通矣。虛齋謂體用不相離者得之。○朱子按：朱子云：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悠矣。故知常常如此博厚高明，便是悠悠矣。○朱子便是成物，只當就上二句討義，不得另說也。○朱子

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也。須順看不可倒看。○下節方指出配天配地與無疆而此處朱子即下與天地同用五字者，以覆載成而此實此數節從久字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其實此數節從久而想及其微，從微而想及其悠遠，博厚高明，又從博厚高明悠久而想及其覆載成而一層遞下一層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語氣一層遞下，而倒亂不得。凌躐不得。○註云：悠悠一層遞下，而兼言不得，因此一字而遂誤認至誠心上，去也。其復曰兼內外而言之者，見說到覆載成處，已無內外之分。其外之及物處，皆其內之不息處。故亦可兼內外而言之也。今人於悠久句，只管分別內外，既非朱子悠通矣。虛齋謂體用不相離者得之。○朱子按：朱子云：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悠矣。故知常常如此博厚高明，便是悠悠矣。○朱子便是成物，只當就上二句討義，不得另說也。○朱子

朱子集注卷三

謂悠是據始以要終者以從容不迫即那初時已知
他後來長遠也久是隨處而常在者以那骨子裏久
常如此至久而不變也乃潘氏謂久是久於內悠是
久於外晰義未精○陳新安以博厚載物至無爲而
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因註中有與天地同體用字
面也豈知只一箇至誠無息已配天地矣徵則悠遠
以下見至誠之本體同於天地末節指出純亦不已
便是說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新安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新安陳
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蔡虛齋曰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也
蓋亦體用一原之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體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體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體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
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故曰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
之由耳目

說博厚高明悠久未離至誠身上故曰以功言同體是
註至誠之德德字也○此節是就上文覆載成之功
用而想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體同乎天地蓋以博
厚高明悠久對物而言則覆載成處是至誠之博厚
在至誠無息上故此處配天配地無疆脫不得上文
之功蓋博厚高明悠久處即其載物覆物成物處
之自分辦不得則體用二字又如何分開得朱子分
注正是合註看上文未有天地字面而於此節指出
之則可見矣所以朱子又云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
明無疆皆是說功業著見如此○悠久自指至誠無
疆自指大地但上句言配此句不言配者以悠久無
疆只在上一句見更無儀象可言配非較上更進一
層也蓋配者合也上一句是與天地合而爲一更

朱子集注卷三 近譬堂

有何進一層之可言乎。若以為至誠之悠久自能無疆。則上二句又何嘗非至誠之自能乎。至謂悠久與無疆交互說便侵純亦不已。不知此處悠久只在功用上見體亦是及物之體。若純亦不已正與至誠無息句應乃在內本體與此無涉。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同大全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以悠久無疆言之也。○雙峰饒氏曰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東陽許氏

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蔡虛齋曰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庶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見風霆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於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
異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辨按萬物之載於地者紛紜錯綜都陳設在這裏。以其燦然不易者而言。故根配地以地主靜也。萬物之覆於天者。生生化化無有定質。以其變動不拘者而言。故根配天以天主動也。無為而成。又是在這裏。無為字贊其自然而然耳。章句分明有配字正以至誠配天地說而黃氏反謂專言天地以明聖人亦謬甚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
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大全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復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也晚村曰天是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通合為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各得其所○黃際飛曰此三節不貳不息不測作三層申說與首三節對此節總說在此細分之此節重不貳下節重不息後節重不測或疑此三節內無不息字不知誠故不息此節章句已補出不息字下節章句各極其盛即不息意後節章句出其不貳承此節不息以致盛大承下節而能生物說本節若作三層說也所以作三層說者首三節說至誠原有三層誠一層此不貳節與之對不息一層傳也節與之對微一層今夫節與之對理雖一串分三層說來界限各自分明也
可見其為物不貳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云不過曰誠而已本文却不說其為物誠而曰其為物不貳者以不貳乃所以誠也誠則雜便不誠不貳則純一不雜所以誠也須看所以字陳新安謂不貳即一也一即誠也猶於所以字欠體貼誠故不息此故字不可大作折只一箇至誠自無息原無兩層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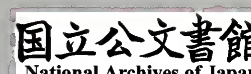
黃說謂此節重不貳下節章句各極其盛即不息意
 後節章句由其不貳承此節不息以極盛大承下節
 而能生物說本節是作三層說夫各極其盛指博厚
 高明悠久而言前至誠已係在徵字之後若既無
 虛假自無間斷明在久字之前指至誠本體而言何
 得混在博厚高明悠久上說乎朱子誠故不息是縮
 不意在誠字之內而黃說乃拆不息在誠字之外穿
 鑿註意不敢不辨○以其為物二句言則其為物不
 貳包過至誠無息則其生物不測也此一節自是下二節提綱
 久之盛故能生物不測也此道可一言而盡只重其
 通前後言此節本言天地之道無息博也厚也節即微
 為物不貳一句對首句至誠無息博也厚也節即微
 則悠遠節之意今夫天節即覆物節之意皆明至誠
 無息之功也
 禎按不貳所以誠本以理言而黃氏洵饒乃以不貳
 為陰陽則竟以氣言矣後來講說遂有天高地下形
 質有兩神氣則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合一不貳之
 說試看此章言至誠言天地何處着一氣字至謂天
 自有箇不貳地自有箇不貳者已足分天地為貳矣
 豈知天之不貳之理即地不貳之理又何貳之有甚
 矣人之自
 取葛藤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
 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
 功如下文所云也○黃氏洵饒曰不貳不息發出則
 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蔡虛齋
 曰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故言下文生物之功
 如云所以覆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但軀殼之覆載
 而已耶○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
 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



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
是天道之極也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又
曰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
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故曰神曰化安得為不
兼內外○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
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
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
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
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
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
生之云云龜龍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
天地也

異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
地聖人○呂晚村曰第八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
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
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博厚
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
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為誠不可見從此

道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天地說惟至誠以指天地處已在配地節道盡所以此
節地用六也字以指天地處已在配地節道盡所以此
天地却當全誠說最善於贊至誠處○上文言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道字分明明指定不
誠章句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而二句一連讀故能各
極其盛用故字承頂方貼博也以下六句非道字即
指博厚高明悠久也晚村於此亦混其復提天地之
道一句者以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各極其盛人皆
見之未免詫異疑至誠不能有一道惟誠一知只難在誠
不難在博厚高明悠久矣註所以重下一道故字也若謂鋪揚
博厚高明悠久矣註所以重下一道故字也若謂鋪揚
天地之各極其盛則非矣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
積按上節只說不貳不測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
故中間必着此節見天地惟自然各極其盛乃能有
下文生物之功以此節之博厚高明悠久對上不測

君子其同修也

藏板

則不貳是體博厚高明悠久是用對下生物不測則
生物不測處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為體也看配
地節同體意自見。地自是博厚天自是高明天地
之博厚高明自亘古如此悠久本以徵驗於外者言
蒙引謂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言者以根極於誠而
發之其性情固本如是也謂外本於內則可謂博厚
高明悠久仍
在內則不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則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也是天。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
同蔡虛齋曰此正善形天地之大處不先言斯昭昭
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不先言一撮土之多無以
見廣厚之為大不先言一卷石之多無以見廣大之
為大不先言一勺水之多無以見不測者之為大此
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寶藏興焉貨
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

卷三 近譬堂

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鼈鼉之類。為盡山水之利。且與上文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一例看。自未穩要。皆當依此例。逐件自為一件。此說儘長。

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此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呂晚村曰。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嚴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嚴土其指不貳不息。誠之功用。○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為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顧麟士曰。日月旬。只是無窮萬物覆句。去皆謬見。物從來以日月旬對萬物覆句者。非是。載華獵明其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足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禽獸草木等。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

物之功。人多重。在萬物覆載。與草木生禽獸居等。上。鋪揚中庸。却重縮歸誠字。朱子會通此意。故註中。不。不貳不息。而又下。以致二字。也。蓋首六節。言至誠。重在從內推出。外來說。以人信不及者。至誠之功。業。俾天地也。故註曰。與天地同體。同用。直說向極大處。此後三節。言天地重。在言外。根極在內。說以人所。看者。天地之功。業也。故註一則曰。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再則曰。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夫子具后作勃 中庸 卷三 近譬堂

朱子集傳卷之三

三

藏板

之意直說向至精處正見至誠不遷天地也此朱子
 之微意也○麟士分天地與山木作兩項說其實不
 必玩註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惟
 天地之功惟山木乘天地之氣與生殖之功未嘗不
 測之盛也且天而有所生物不過覆地之生物不過載
 一星辰之繫豈非覆於天下華嶽河海之載振豈非載
 於地上而必謂非天地之所生可乎○上二段已足
 以見天地生物之不測何必又贅及山水蓋覆載二
 字只是就總冒處說草木禽獸寶藏與龜鼈等是就
 櫛櫛按玩昭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一處則
 昭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昭而後無窮
 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由積累後大釋之使人遂
 因此謂子思有語病則反以辭而害朱子之意矣呂
 晚村又以昭昭撮士為不貳不息之本尤謬○麟士
 非無窮者覆之萬物之戰鬪非廣厚者載之耶都是
 無窮廣厚之能覆載而生物意更了然矣即以載華
 嶽句為厚振河海句為廣亦安分不切以載振為廣
 不重不洩為厚方為合理○無窮即高明之無窮廣
 厚即博厚之廣厚可見註中不貳不息補前天地之
 道誠一不貳也以致盛大即前故能各極其盛也而
 能生物之意即前而
 存下文生物之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朱子集傳卷之三

中庸

卷三

三

近警堂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問類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已非是人為之也。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同 大全 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為。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然。能不已。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己。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解之。此天之所為。天也。

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誠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惜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雲峰

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蔡虛齋曰。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不同。或曰。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為功用耳。此說亦可。此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故為以至誠之在。中者言。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

近譬堂

卷三

三

藏板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問類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已非是人為之也。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同 大全 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為。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然。能不已。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己。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解之。此天之所為。天也。

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誠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惜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雲峰

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蔡虛齋曰。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不同。或曰。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為功用耳。此說亦可。此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故為以至誠之在。中者言。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

近譬堂

卷三

三

藏板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問類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已非是人為之也。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陸稼書曰於穆是誠不已是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待言勇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問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具箇勇故未問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到極處故未問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只在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異 呂晚村曰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

辨 按章句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只就文王純於天道言新安謂亦如天之不已自多一拆語類云純於天道不已原無兩層又云若問斷便是駁雜翻於不已上說他純這是何等細密○此言天道只重贊至誠說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與天地同故此節引詩以結之詩雖分說天文然並舉以為言正是見文與天合也故足之曰純亦不已蓋通章止言功用與天而此結歸無息見其本體與天同也本文易涉此○只如言至誠並無借文勉人之意時解每易涉此○學曾問伊川謂無為故不似與本文誠故不息○異曰不待作為只一誠滾轉了去自無止息無二義也又問不顯解為豈不顯似說外面底於穆不已文德之純却都是說內面底朱子何不一依末章不顯作幽深玄遠之意曰上文至誠許多功用深微底於顯文王之德無息做出來方是說那功用都收入本體中也若末章引詩自要說他無聲無臭處意各有當也

禎按時解謂此命字是主宰之命非命令之命然主
宰亦只是主宰萬物耳既曰命則自有聽命者亦是
連那外面底說歸內而底見其皆於穆不已者為之
即天而推其所為天地同其功用是上文已見其為
能覆載成物與天地之誠然於聖人至誠無息之本
不貳雖亦指天地之誠言然於聖人至誠無息之本
體猶未証合為一地也今詩言天之不貳交互証印合而為一
息言文之純即天地之意則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
與首句相應註會其意則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
意乃晚村謂只引王文做箇模樣真是粗淺又至誠
無息純便不已朱子只作一層說而晚村謂天地無
息可見誠難見至誠之誠可信無息難信夫至誠無
息都是內面底何為分而為二耶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淵微學者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
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
旋做將去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
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
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
以下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
五章所言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
之所言以知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
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
以三千三百為入於至小無間以存心為極乎道
體之大小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
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
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
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
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

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
 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
 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的然後由
 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
 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
 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
 一章為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
 以三章間三章為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
 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
 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
 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也中庸者首末
 二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
 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
 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辨之亦是白
 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為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
 為一節而統言之是前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
 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
 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
 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
 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真詳
 于第三十二章

辨按史氏伯璿看中庸前後大旨可謂融洽貫穿以
 第三節即該前二節所言之意是矣予意大哉章亦
 含人道之勇與此章相對蓋不是勇如何做得尊道
 許多工夫中庸之道賴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人道
 之知仁全賴勇以成之故下章從修德說入凝道正
 以有人道之勇乃能凝費隱之道也此又是予思聯
 絡貫通妙處其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又承為下不倍
 居上不驕言者蓋以為下則不倍道近在於一身為
 上則不驕道弘為制作亦猶前言費小費大之意且
 以見上下咸宜言默俱善而費小費大之道又即時
 中之道而無有二也說至此則神妙變化已無天道
 人道之分故直以仲尼祖述一章繼之蓋已與仲
 尼曰君子中庸相應也唯天下至聖兩章雖亦如史
 氏費隱之說然予意上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本言
 天地之所以為大即此便當仲尼說則仲尼之德配

朱子異同條辨

藏板

天地而盡中庸之道至極而無以復加矣至聖章即
小德之川流從內想出外至誠章即大德之教化從
外想入內反覆而詠嘆之又不可重費隱說也史氏既
以小德大德為隱川流教化為費而又分下二章為
一言費一言
隱則誤矣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語類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
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
輯畧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
一貫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
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
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可知可知而行而非
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

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
兩節稱十二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
辨按聖人之道亦如前章君子之道此章因對後
修處之君子說故下聖人二字總之不重只重道字
開口大哉二字便有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意故曰包
下兩節稜書謂即十
二章費字解得明簡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語類謂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
育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同大全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
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
峰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

卷三

三

近譬堂

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
 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
 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
 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
 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
 能載之意也。○蔡虛齋曰。峻極於天。謂其高際。夫天
 也。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
 為一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
 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
 雨。為雷。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
 所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於此可見矣。
 按發育萬物。固是道之功用。峻極於天。固是道之
 體段。然本文亦不重分說。他功用體段。發育萬物。只
 要着意在萬字上。峻極於天。只要着意在極於上。形
 也。峻極者。道峻極之也。諸家多就氣上說。以離氣無
 以見理耳。

神按朱子明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
 不成。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亦只是充塞天地意思。
 可見。皆就道之自然處說。今人混入曲成。參贊上去。
 亦與下待其人。句說不通矣。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關
 欠。關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
 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
 將去。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
 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
 近譬堂。

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明道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同**大。全禮儀便是禮儀。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

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異**蔡虛齋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其實所以大者。以其有是道心也。太山不棄尺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淵不滯於一隅。故曰。流動。充滿。道原是活底。事物不滯於一偏。不滯於一隅。故曰。流動。充滿。道原是活底。事物不滯於一之內。更無空閒。故曰。充滿。然充滿者。滿於外。而更無餘剩也。充足者。足於中。而更無欠缺也。既充足於物。



物之內矣。然任你錯雜零星不更多於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章句訓優優已烙入於至小無間說。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見故任舉三百三千都外。他不得人因禮聖人所制。遂重聖人說者非也。○學曾問此二節只就道上說話。類謂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却說做工夫何也。曰說道之至大無外。至小無間。就是說要修德以凝此道於今一箇渾淪大事物。却從何處下手。難道就從發育峻極處做工夫不成。須從日用常行之事。逐條逐件做將去。前面未說費之大。先說費之小。子臣弟友至切至近處做起。正謂此也。又問下面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却相資者何也。曰畢竟存心是大段工夫。致知是細密工夫。存心如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一敬之外更無餘事。進德却在致知。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這是多少零星多少細密。若但打磨木體只得空殼。子異端可假托者。只在此。故朱子云然耳。

皆是道非合衆小乃成其大也。任舉一物之小道亦能入之而無間。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饒氏以太山之高衆土之積為喻。似隔一層。而虛齋從之未是。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大剏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雙峰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秦虛齋曰。要雙關着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故修德凝道。便亦有此兩端工夫。存心以極道體之大致。知以盡道體之微。蓋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呂無黨謂須於未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後。道既行。想待字。蓋世無其人。不妨千年架。

漏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因是道之待人若世有其
 人或聖賢林立。然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稷之教稼
 契之明倫。皋陶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為之
 事。道終古行。他不盡。是自開闢以迄今日。無日非道
 待人。行之之日也。愚謂此論固高。與本文之意不合。本
 文只說待人。後行以起下節。盡得尊道之功。有此至
 說。既行而猶待人。也。如下節。盡得尊道之功。有此至
 德。便有不驕不倍。足興足容之效。即此便是至道。疑
 於其身。處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等事。雖一。二大端
 恐諸聖人與道亦無虧欠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語類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
 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他此處且是要
 說道非德不凝。而下文遂言修德事。

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
 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

同 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
 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
 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
 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案 按朱子謂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下文遂言
 修德事。却漾了誠字說者。非謂修德之事。無與于誠
 也。主在言尊道之功。如此詳盡。非大小相資。首尾相
 應。無以為入德之方。不暇說及誠字也。到得工夫盡
 誠。已在是矣。○修德。便能凝道。不是既修德。方能凝
 道。蓋德者。即得是道。於己也。故下節只言修德之事。
 註訓。疑為聚也。成也。時解。只得聚字意。予謂道自道
 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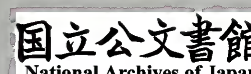
矣。而大不能無一毫。不滿。細不能無一絲。不入。猶未
 是成處。註為聚字說不足。故又以成字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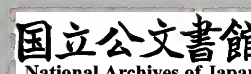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燖。温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也。道之致之盡之極也。中庸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不尊德性則懈怠。地慢矣。學問何從而進。○廣大似所謂理。精微似所謂分殊。○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



便卑汚矣。○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起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問：致廣大章句以爲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及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汚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汗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流墜，卽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後極費心思。○問：注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欲？曰：私欲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流墜，卽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後極費心思。

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指心之所發處言。若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於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爲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隔了，所以不廣大。爲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次之下，故卑汚而無所謂高明矣。○問：楊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爲私欲所累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說去，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廄，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翹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



問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
 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問極高明而
 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
 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
 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
 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便仔細看
 這一句○教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益底功○教
 厚以崇禮○是資質是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
 是培其基本○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
 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問德性問學
 廣大概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
 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
 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
 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
 禮如云質直而好義○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
 請汝曰大槩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在紙
 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

斷看問學工夫節且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
 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
 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
 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
 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段分作兩截至
 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
 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
 縝密曰溫故大段首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
 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
 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問尊德性而道問學
 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它何謂道
 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廣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
 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無以存心尊德性而
 不道問學則無以致知○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

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廣大
 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
 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
 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可盡如小德川
 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聖賢之學事無大小道無
 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嘗不加
 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庸曰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此
 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
 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無不學也一字半
 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
 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
 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
 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
 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事了固
 是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
 道理了便無工夫可做也○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問溫故如
 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
 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
 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
 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
 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
 極高明溫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
 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
 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
 德之效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
 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因此便是互相為用



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
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
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
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
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
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
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行如下面一截而無上
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
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爲
非便是所以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
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
○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節相應上
夫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說○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撰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
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
便不信那邊存

同大全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胡雲峰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

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
大愚謂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爲意所蔽則廣
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爲物所昏無所
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陳氏曰存心以極
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
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
存心之事也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
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
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
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
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
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
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
中下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
盡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
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
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
 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
 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
 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
 乎此敦篤乎此足矣若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
 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
 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止四者皆是已如此者皆
 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
 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者可見上
 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
 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
 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散穀不
 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
 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曰知所
 未知日謹所未謹曰不使曰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
 此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
 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
 倉者便須着力搬運使先後接續人倉未獲者獲之

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昔
 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
 何乃皆為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子之本
 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亦是得於前日學力
 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世
 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
 者亦不過復其賦子之本然者而已○何氏潛齋曰
 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
 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
 之學也○史氏伯璿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峰分知行
 而發極為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前而字以字分
 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二句乃通釋五句
 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
 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
 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
 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
 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



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馳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
 四句皆重下段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段末一句
 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
 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為已發之中則可謂
 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
 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
 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
 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
 致知則以聖人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
 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
 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
 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
 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
 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
 而心則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
 存其心則具眾理之跡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
 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
 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
 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
 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
 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
 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
 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
 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峰陳定宇惟不察此
 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
 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
 知行先後交互為說私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
 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極高明言私
 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不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
 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
 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
 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
 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存心所得非求能
 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
 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
 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

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
 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
 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
 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
 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
 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峰陳定宇惟不察此
 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
 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
 知行先後交互為說私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
 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極高明言私
 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不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
 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
 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
 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
 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存心所得非求能
 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
 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
 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

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
 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
 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
 至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本然者言溫故敦
 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黃氏紹曰
 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
 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
 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
 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蔡虛齋曰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
 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見於行何以
 凝道○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
 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
 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存此之謂
 德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大本然之
 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
 知蓋涵養須用敬也○存心是規模要人致知是工
 夫要領密如此說便見存心後如二集已盡略德性之
 事而格知之帶力行亦可意會矣○敦厚以崇禮也
 儒尚泥以字而謂敦厚重者謂崇禮只在敦厚如此
 則與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句獨自得今斷只
 是一般其改而為以處亦不必向大道總是非存心
 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則亦而亦以也豈可
 之德員而謂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盡情微極高明
 穿鑿而謂其有異者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都是相反而相
 應說廣大也精微細也致廣大者未必盡精微他
 却又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於虛遠而欠平實仔細
 他却又道中庸涵泳乎其所以知者或只守其所已
 知他又却不知以是目安而日知其所未知天資純一
 朴厚者或不謹於禮節而一循其性地之自然然而無
 檢勘他却又於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蓋道體一大
 一小得其大者或遺其小力於小者又或不及其大
 故如此立言以見必兩致其功方為周至○林次崖
 曰道體之小者不出乎大者之外故道問學功夫亦
 不出尊德性外○陸稼書曰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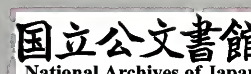
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包得力行蓋存心於
 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於
 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
 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己之功。程子曰尊德
 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
 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
 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
 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以當行者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知事則皆力行
 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
 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
 如史氏伯璿蒙引諸家以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
 庸與禮乎支離甚矣。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
 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夫可偏用
 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
 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願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
 後人專欲先立乎其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
 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漸發
 本原收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略也。又明季
 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大混
 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專指良知良能為故
 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
 恐編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
 已罷四字原不曾說煞。

翼 雲峰胡氏曰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
 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
 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
 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尊德性以下皆有而
 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而於敦厚崇禮不日而而
 日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上段。謂存心不可以
 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段。謂非存心無以致知。○
 蔡虛齋曰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故。
 不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既以故
 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
 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

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問，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敦加厚也，敦厚是敦，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謂是敦敦，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謂是敦厚，純朴。天資朴實，固有已能處，若資質不朴實者，則如何？且何以知此為指朴實者？蓋此朴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林次崖曰：問尊德性，道問學，與知仁勇如何分別？曰：知仁勇是子思以三者為人道之門，乃始學事，尊德性，道問學，是脩德凝道之大端，乃成德事。在始學，則先知其理，而後造其理，循其序也。在成德，則盡其大而不遺其小，請其極也。雖均之為學，其淺深固不同矣。○呂晚村曰：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敦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然之理，人人之所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

者。故曰：故曰：厚。人為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呂無黨曰：厚只是天資朴厚，禮只是威儀度數之詳，今有鄉曲之人，資稟淳厚，忽處之朝廟之間，使之俯仰拜跪，便進退失措者，非是不能行，正坐不能知也。又如人子有孝親之誠，但不曉得，所以事親之禮，如何是視膳，如何是問寢，既曉得後，便不可不行，未曉得時，尤先不可不知也。故註云：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皆致知之屬，正有精意。胡雲峰乃謂知新，屬知崇禮，屬行，彼意特以禮有節文，度數為日用服習之具耳。不知習禮與崇禮，正自不同。習禮乃是朝夕做，得純熟，大概行之意多，所謂崇禮者，乃是講貫精詳，一日謹嚴，似一日到極，至處謂之崇，如謂講而後習，便當屬行，則道問學亦當屬力行，而不屬致知矣。

辨按此節諸儒紛紛總無定說，只朱子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節皆是細密工夫，兩句道盡，蓋諸儒多以存心為力行，致知為屬知，所以愈解愈謬。惟胡氏史



氏之說稍得之。其實尊德性邊是大段涵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審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觀朱子解溫故為存心之屬。謂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便是尊德性事。蓋吾所已。知底。敬以持之。時時不放。無非涵養。此本原之地。所以為存心之屬。若指以為力行。可乎。至下截為致知之事。說者不得其解。謂與力行無干。又或勞分盡精微。知新為致知。道中庸崇禮為力行。而不知朱子皆為致知。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可見道中庸正是知之貫徹處。即崇禮朱子解為日謹其所未謹。恐亦不。但如無黨說為講貫。謹嚴而已。蓋節文。虔數若不。習純熟。持守堅定。亦未見得精明處。總之。不到行之。至如何算得知之真如何了得此學問之事乎。但盡精微。知新。是以知貫却行道中庸崇禮。是以行貫却知。各從所重言之。故註亦鑿然下析。理處事。日知未

截在上。截之中。所謂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非於尊德性之外。去道問學也。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是看上截。下截之功。皆不可偏廢。既尊德性。又須要道問學也。觀或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分明。而字以字一樣看。妄分者。謬。○注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時說俱作良知良能解。晚。村又謂良知良能。不可已。能。故厚。各愚。按朱子解溫故。為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是本不作良知說。至語類。解厚為資質。朴實敦為愈加。厚。重。培其根本。則似在。本來良能上。說史氏。單以溫故敦厚為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亦覺有偏細。玩良知良能。該不得已。知已。能而已。知已。能。却該得良知良能。蓋天資。朴實。固是。厚處。其學力已到者。亦是厚處。皆當加以敦厚之功。溫故亦。然於理似更周到。○學曾問存心。是大段涵。養。似不可。貼。敦。知。行。矣。而朱子却又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致。知。既。可。該。力。行。在內矣。而朱子却又謂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崇禮皆是說知處何也日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
 貼然行者以未專主行其事也而循謹心懼罪竟行
 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
 行之至乃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
 意多此朱子隨文衍義無不妙也又問朱子謂向
 來白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上面一截却是箇事
 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又曰此本是兩事
 細分別有十事其實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
 此重上截說也然又有曰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
 流入儻老之學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
 簡約則又重下節說矣至如云兩邊工夫都不偏大
 小精粗一齊理會過則又是平說三者不同何也曰
 兩邊工夫都不可偏此是正解本面章句甚明其重
 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
 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天地間豈有心胸狹
 小昏暗而能盡精微道中庸之理故曰尊德性是箇
 坯子且做許多問學工夫只全此本然之天使之不
 壞而也故又曰只是箇尊德性也其重下截一邊
 說者以空空一箇敬如何是實落下手工夫故必就
 細處事事窮究方能進且尊德性雖簡約只是無
 許多事然亦不容易縱放去便差子問學工夫節目
 多自是層層累上去其重下截說以下手有可着力
 處言之也其實則一而已矣
 禮按章句解尊為恭敬奉持便包含程子涵養須用
 敬之意德性既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則在你問學
 中許多事無不包了所以訓道為由不過尊德性而
 由問學耳此見本重尊德性上但不由問學則所謂
 尊德性者亦有尊非其所尊者矣又未嘗不含交互
 相資之意也○胡雲峰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一
 段發明朱子以尊德性為坯子之說其細但獨以崇
 禮為在敦厚之外豈以天理節文為非德性中所自
 具乎亦已謬矣至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
 雖亦可通看然畢竟四句各開說方見分明不必牽
 緝象引更推出溫故應致廣大敦厚應極高明尤費
 力○虛齋疑故學之矣復時習之為涉於道問學與
 後涵泳意有背不知於故學而復時習便是涵泳意

思况尊德性與道問學工夫亦非格格不相入纔涵
 泳便是存養邊事纔生新意便是致知邊事矣○忠
 信之火可以學禮這便是厚中原有禮在○禮只是
 厚意也然質朴而少禮儀却又失之鄙野此敦厚而
 不可無禮以文之也以字分明有此兩層如何直下
 得○尊道之功註明言入德之方若知仁勇自是達
 德名目林次崖反以彼為始事以此修疑為成德正
 是反說了先賢
 有此等不通處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語類 問其言足以與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
 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

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
 附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聖賢理而行自然災
 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
 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遠於不虞
 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
 明哲保身亦只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如此論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看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
 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
 明了行事却只中清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
 害有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
 箇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
 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說何為
 而又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証上文居上
 不驕至默是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今以
 為但証隱居默容誤矣况蒸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
 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蔡虛齋曰致
 知之功非止仁敬孝慈信之類在所當窮若吉凶存
 亡之理亦在所理會矣故能於此可上可下是與足

容。○呂晚村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故朝
廷之止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
之為也。○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
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
單就無道默容言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証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
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此節要緊，根修德疑道來不驕，是實見得道理
無窮功用，有歉不倍，是實見得王制盡善法守當然
足與亦是實敷陳有裨，經濟足容亦是括囊無咎
與道借藏。若將道理看淺，便非中庸極言盛德之效
之意。○朱子謂明哲只是曉得天下事理順理而行
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誦詩，謂明哲是先
占便宜，又云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
處，又不如是說。朱子補是此句更妙。愚觀古來舍生
取義，皆賢者所為。至大聖人如文王之於羨里，虞舜
之於浚，非同公之於流言。孔子不用則行，俱未有至
於後，非同公之於流言。孔子不用則行，俱未有至

豈苟且塗飾者所可托歟。○

禎按：有道足與，無道足容，只是那有道不廢，那無道
免於刑戮之意。默足容，亦非限定在位之卑官處士
可默而不言也。退而不仕，亦正是默足容之理。○
須看兩其字，非徒恃言以為與，恃默以為容，乃其言
則自足以與，其默則自足以容，有所以言默之理在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分明有上下語默之咸宜
意。陳氏以默容為保身於道理，反不全相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大全饒雙峰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
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朱氏公遷曰：戒懼慎
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
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疑

也。按首章戒懼慎獨，只是敬底意思。似偏言尊德性而未及於道問學之事。然戒懼是戒懼甚麼？慎獨是慎獨甚麼？則其所以研辨於理，欲疑似之幾者，至矣。故亦未始不包有道問學之事也。釋善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似偏言道問學而未及於尊德性之事。然擇善固執，皆以求道則亦何往而非敬，則亦何往而不以尊德性為本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語類 道節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雜學 呂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用。生乎今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也。

之道三者有一焉，取我之道也。
同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世，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史氏伯璿曰：如此者，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蔡虛齋曰：看此章與下章，須要用德字位字時字來繩他。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戾乎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下文天子即下章之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
陳氏曰：自用自專，反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按 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典章，未必盡皆反古之道。故輯畧呂氏作三項說。朱子語類從之。然自用自專者，未必盡反古。而反古者，則皆自用自專者也。故下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分兩項，而以孔子從周之說証之。則三項仍只得兩項也。即虛齋以德位時三字分賅究竟時，即在德位之內。故鄭氏解



非天子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只說德位而時在其
中矣。
禎按上章引詩明哲之說原通証居上為下足與足
容四句。茲因裁必及身句遂謂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恐為曲說
不足從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語類問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作大
字上字喚做上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
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
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
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其氣象若使

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
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
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
剪裁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
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
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可識字字易得差所以
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
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
三歲天子又自巡符一番須看宅這般做作處
輯畧呂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
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
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
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同大至小注不制度之制是活字○趙氏惠曰周禮
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論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
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
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
 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
 之音聲也○蔡虛齋曰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
 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
 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
 法率由舊章者也故或問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天下之心志為言○禮親疎
 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
 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
 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
 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
 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
 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
 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度
 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旗如何制又天
 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
 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端耳况車又有許多等但
 其軌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

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本
 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致
 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
 下皆同矣按周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徧視五歲徧
 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
 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大行
 人之職也
 按本節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對為下者說德字只
 用包在內不以德位並列方是申明為下不倍之本
 旨見既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方議禮制度考
 文則凡為下者德皆不及天子之位皆不及天子
 之位一議禮制度考文便是自用自專而以下倍上
 矣所以朱子云看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
 象規模廣濶處一念之微無毫釐之差天地萬物一
 齊被他裁成過可見在上之制作乃是盡善無弊所
 以在下者原無可倍不可謂有德無位但算得賤算
 不得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亾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或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孰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

司得以誌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枕陛而趾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新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蔡虛



齊曰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
 書者非一手也而皆同文天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
 而皆同倫豈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
 無敢自用自專而反古者哉○呂晚村曰第三節是
 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
 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
 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子
 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不考不議之時不指制
 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
 禮樂之人亦在為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
 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
 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為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
 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
 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
 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看下節云
 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
 同軌也

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
 何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
 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蔡虛齋曰當時雖禮樂征
 伐不自天子出然而諸侯不能以相一天下猶為周
 也安得不仍文武周公之舊且其出來非一日如甲
 雖變而乙丙不變終不能以通乎天下亦徒自勞耳
 故必能一天下而後可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使入
 荒同度
 按今字註明訓子思自謂當時而俗解必欲指開
 國至今之天下是徒知禮度文皆周初文武周公之
 所議所制所考而不知審本文之語氣者也本文語
 氣即方今之天下尚同軌同文同倫如此則知禮度
 文自文武周公議制考之後誠為盡善無弊而在下
 之所當遵守不倍者也信乎非天子不得而議之制
 之考之也是就今天下之同証上非天子不制作之
 意不是一直蓋煞了說下○或問不惟有司得以討
 之而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枉阻不待禁而自不為是
 因問周之車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



文正意如云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將行得通。便不遵王制耶須知不是威靈震懾強制天下。正朱子所謂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乃制作盡善如下章本身徵民考建質侯到無可易處。天下自無不同也。正與下章寡過意相通最妙。禎按同軌同文同倫。正見文武周公既定之後禮無可議度無可制。文無可考。何也。非天子則不敢也。乃何潛齋以為可議可考。背理甚矣。虛齋亦只在時勢不能變革上說。俱不足從。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地謂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說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印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辨按有位無德固是愚有德無位固是賤然此節要看兩雖字見既無位又無德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無德又無位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德而無位則不見德而未嘗不賤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交互推說以見總不可倍之意說者遂側重有德無位半段以証合不倍於語氣反覺不圓。

禎按鄭氏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看來德自是作禮樂根子不然則雖在天子之位強為制作以愚民天下有貌從而心不服者矣。故雖先說此章而後說下章然為下之不倍實由於居上之不驕此說賤自專必先說愚自用說有德無位之不敢必先說有位無德之不敢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祀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禮大至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祀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得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邪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禮祭虛齋曰夏禮吾雖能說然無文獻可證別人不信耳要人信得須是有證方可行若孔子胸中已自了然何用證耶雖無可證以義而起斟酌百王又豈拘拘於夏禮乎○既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足徵何與蓋宋雖有存存焉者寡矣故以為不足徵亦可以為有宋存亦可不但其言各有所主也下文章句又曰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禮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祀不足徵而存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祀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祀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



引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致
 不徇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者也。○朱氏
 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
 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
 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
 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也。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
 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
 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
 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
 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蔡虛齋曰：其云孔子既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
 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
 於從周矣。故云：○吾說夏禮一條，孔子之意正有編
 采歷代之禮，而斟酌其中，以集其大成為萬世常行
 之道之意。不是直止從周之禮而已。其曰：今用之，
 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耶？不然，只
 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其地
 意而巳。

辨按時辨謂此章從周單主為下不倍上。與周監二
 代章服王制盡善者不同。竟似夫子口中。有兩般語
 氣。仇滄往又謂中庸引來。主為下不倍。夫子本意原
 是深服周禮。看得中庸與夫子之意。兩不相合。亦未
 看透此章也。愚謂不信者。正謂有聖人之德。居天子
 之位者。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盡善而無可
 倍也。夫子惟周是從。亦以其盡善而必當從也。使非
 周制盡善。而當從則夫子之從周為私意。使非有德
 性之天子。議制考盡善而無可倍。則天下之不信為
 皆屬於勢。分何必修凝之君子。乃稱不信哉。此章無
 人見及此意。故愚嘗謂四書中。只是一箇道理。看得
 此處與彼處矛盾者。皆未通也。○學曾問夫子從周
 正以周制盡善。有默契無間之意。與修凝之後。方能
 為下不倍之旨。正相合。固講家所未發矣。然前輩多
 疑夫子損益四代之制。告顏子與從周之說相抵牾。
 而朱子亦甚然。當時所用。不得不從。若答為邦。乃其
 素志之說。何也。曰：周制自盡善。自當從。如吾用則從。

先進之類非周制不善勉強不得已而從之也周自
監二代之後時勢逼來只得如此若孔子得位則
又承周之後又當監於三代安得無損益焉得因
此而疑周制之不盡善哉章句惟周禮乃時王之制
時王舍有以德受命在非徒以位也曰孔子得位自
告顏子監三代足矣却監四代者何曰孔子得位自
是以性之德揖讓而有天下安得不有慕於韶舞
禎按諸儒惟不知不倍之義必修疑之君子乃能盡
得只是遵守王制則天下何一人不如此子思如何舉
來明中庸之道至朱氏公遷一條謂夫子殷人不忍
言宋不足徵故曰有宋存焉其說尤鄙倍獨不見論
語已說宋不足徵乎朱子明云春秋傳中宋猶有些
商禮在蒙引看得活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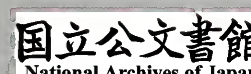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者何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
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簡樣子○史氏伯璿曰此章專
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辨按朱子解書多隨文解義而神明變化即寓於其
中而止見雖有其位一節應自用自專末節不從夏
殷而從周應生今反古朱子語類亦用呂氏之說而
不知第二節緊提非天子三字以位包德對定為下
不倍者言末節引孔子之從周不生今反古總是不
倍王制不但自安於賤亦且自安於愚蓋自旁人看
孔子是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聖人自言不惟無制
作之位而並屈於文武周公之德也故饒氏之說頗
得其旨○史氏以此章為專言費之小蓋為下不倍
只是其身上事對下王天下則此為費之小而彼為
費之大耳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同大全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天下之人也。蔡虛齋曰。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下道。非指守成繼業者言也。守成者。雖賢聖。率由舊章。繼其舊服可也。○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註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此也。人得寡過。則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矣。○仇滄柱曰。居上而謙。虛體物。曲盡人情。是謂不驕。非徒貌為恭謹。務飾禮度而已。講三重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亦合不驕本旨。**異**呂晚邨曰。看得有字微。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倍中意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陸稼書曰。指來重有字者。為是。若止重王天下。只是制思。豈反古之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此三者。豈皆是不驕之君子。

辨按呂陸二說。是將重字。只看做天下之重事也。若在君心上看出。此三者。是極重之事。故必兢兢小心。斟酌盡善。如下本身六事。少有不合。不敢自驕。豈不道理。更足稼書謂何王不重。此三者。余正謂漢唐而後之君。無人能重此三者。以其不知不驕之道。所以任意制作。全非本身。徵民考。建質侯之學。故也。若有字。只對上焉者。下焉者。兩而人說。見必時德兼隆。而王天下者。乃能有之也。其實不驕。只在重字上看出。○其字。矣乎字。皆見不驕之神。正從重字生來。見此三件事。能以其難。其慎之心。處之。乃能寡民之過矣。乎若少存輕忽之心。制作便不盡善。而無以寡民之過矣。此摠是責成。為上不重。民能寡過。○積按。惟天子得以行之。是包含有德。有時在內。惟國不異政。乃能家不殊俗。國不異政。便是動而為言。行在遠近。皆然。則亦不殊俗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也。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曰大全三山陳氏曰上乎則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蔡虛齋曰無徵不信不尊不信

俱無民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也。卽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辨按此節是過脉語承上起下之意上言惟王天下之君子乃能有三重之道以寡民之過若上焉者下焉者皆不得有之以寡民過所以君子於此三者必視為極重之事本身徵民考建質俟以求其盡善而後已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或問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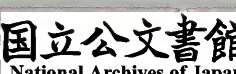
語類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賢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附**大全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人生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日。本諸身。章句曰：日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呂晚村曰：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豈誠有可也。以疑惑之者，故必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艾千子云：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土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不知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異**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卽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蔡虛齋曰：本諸身徵諸庶民。

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
 要把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
 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
 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
 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驗自然驗非
 我始稽驗之也○此一條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
 ○黃際飛曰數諸宗一以字俱有味本諸者此三重
 之道雖及於天下而推其原却本諸身也徵諸考諸
 建諸質諸以俟者不是一擬合周旋他是我已自
 有主持斟酌因革損益已自做到十分恰好處而後
 以此証諸四方上下幽明微顯而無不合也若謂自
 已全沒主張一一擬合便不是數諸字一以字之解
 辨按註本諸身有其德也此一句是推原議禮制度
 考文之源在本之於身先有其德以為之本也許東
 陽謂是致力處不知上章修德疑道已為之本也
 於議制考之時方修德也蒙引解此句自是但盡作
 自然說於本文諸字之意欠體貼君子於制作時仍
 要本諸身則前此雖盡修德之功而此時亦有反已

體驗之實方見不驕意至徵考建質俟五字諸儒推
 作自然現成講許氏更以為徵驗大謬因訛成姓復
 以世為天下道一節為徵諸庶民尤不通矣愚意徵
 諸庶民不是庶民無不信從之謂註云驗其所信從
 也是君子驗信從于民不是民信從君子蓋君子有
 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則已有其德而為三重之本然
 不驗信從於民則恐本諸身者自是而為一己之私
 故又當徵諸庶民然不考不建不質不俟則猶無以
 見上下古今之間無纖毫之不脗合而盡善也若謂
 本身則其道已盡下不過為本身之驗則是不以其
 難其慎之心處之而以三者之道為輕矣何以見君
 子之不驕乎
 頑按道字註已明云儀禮制度考文之事是只作事
 字看時解謂以理言預探下知天人說不知知天人
 處是原其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之所以然與此道字
 無干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圖大全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

圖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

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

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後聖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蔡虛齋曰曰天曰人

理無不盡矣曰知天曰知人此知非泛泛之知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

者以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而不盡其善也以理也其理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而不盡其善也以

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一人也說見上可以意會此又推本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

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

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呂晚邨曰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

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

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則自用自專生

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以為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

自是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不是質諸鬼神無疑而知天而百

世聖人出其內耳也知天而鬼神在其神知人而百

卷三 近譬堂

惟其知天。人所以質鬼神。俟百世。然後信其知天。人乃道問學時。便已知天。知人矣。此節不過推原之辭。要看得鬼神。後聖只在天人中。質無疑。俟不惑。只在知天。知人中。方為融貫。○史氏引章清所之說。謂無疑不惑。是知一邊意。不謬不悖。不是知意。此說非也。知天。知人。原在考建質。俟之先。若非質徹。此理如何能。不謬不悖。若謂不謬不悖。已有制作上見。此說不可從。質。俟之無疑不惑。何嘗不在制作上見。此說不可從。禱。按理只一箇理。原無天人之分。故註總解之曰。知其理也。存疑發明。合一之理。甚透。然理無定在。就天。地鬼神上看。便是天之理。就三王與百世聖人上看。便是人之理。非知天者深。知人者淺。為有層級也。其引知性。則知天為說。却與此處不合。○朱子謂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實總結上四句之義。非但結考建質。俟四句。而本身微民二句。俟下節再結也。知天知人。則本身句。已在裏面。而民之信從。又自顯然可見。非如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楊曰。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于行事矣。○蔡虛齋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于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則之。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法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林次崖曰。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村曰。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



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也此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黃際飛曰此節申明本身徵民動言行是本諸身者天下遠近是徵諸民者此皆言其有三重之實而人之寡過在其中時說謂本身二節申明有三重句此節申明其寡過句是不知道此章不重人得寡過而重人之所以得寡過者此節雖說天下遠近而其有要所注仍在君子本身徵民之實也○仇洽柱曰上節知天知人是就三重推到君子之心在本身說此節世道法則是從三重說到寡過之事在徵民上說

節申言徵庶民為原其始又或以知天人為本身此節為徵民更或以此節動言行為本身天遠近為徵民皆不敢從上節推原到知天人何為要終此節即是徵民亦本身後事何為原始况本身徵民六件都是三重內事徵者君子驗所信從於民有制件盡善否也與寡過意何涉而混徵民入寡過乎若以動言行為本諸身不知本身朱子明解有其德是君子已身上事此節之動言行却是三重之既盡善見之於動言行者蒙引所謂言是號令議論行是施為政事是也不單是君子修身事安可混入本諸身至以此節但應徵民不應寡過則與首節提綱處既不照顧而獨於徵民句復為申說亦無義理况世為天下道三句與則有望則不厭兩則字語氣甚自然與上驗其所信從不敢自驕之意大別

是君子之自有可望自不可厭此寡過必由於有三重也動不但一時道之而便世為天下道言行不但一時法則之而便世為天下法則只遠便有望只近便不厭此有三重未有不寡民過者也語意兩而看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史氏伯璿曰竊謂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嘗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遽也陳氏以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譽之理

大全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林次崖曰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而近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下者也

按無惡無射即譽矣乃俗解云終譽必本於無惡無射不知無惡無射即世道法則有望不厭之意未嘗是本徵考建質俟之意庶幾夙夜一句乃推其本而言之也陳氏以在彼無惡應遠之有望在此無射應近之不厭似矣又以庶幾終譽二句應世為天下道三句則割裂甚矣○未有不如此朱子即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則徵庶民已在此字之中而陳氏胡氏皆以有譽為徵諸庶民此皆悞於以世道法則



有望不厭。即為徵諸庶民。故謬而益謬耳。○末句反
決之日。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正見必如此。而後有
譽矣。此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所以為重。而君子本徵
考建質。俟之所以不容已也。此不驕之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大全新安倪氏曰。前章於賤者特詳。主為下不倍
而言也。此章詳於王天下之君子。主居上不驕而言
也。○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
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朱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
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
之。故重在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蔡虛
齋曰。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
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
不為人道。蓋此章不謬不特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
來。安得不為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
者類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
末而言也。

○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
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

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
 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
 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
 職方也。由其行之有若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
 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
 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
 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
 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
 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
 子而得邦家也。則亦向慊於是哉。
 語類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輯畧 游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
 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
 憲章焉。
 國 大全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
 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
 堯舜之道。述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

變至問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
 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
 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大時如不
 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
 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
 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
 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
 此。祖述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
 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
 地之道。○或問方設居方。曰。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
 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學之該乎穹壤。○雲峰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
 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
 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
 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
 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
 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
 近譬堂



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縫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峰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史氏伯璿曰：或疑經文祖述也。皆兼內外該本末。○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

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交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又畫象數之所以生不生。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蔡虛齋曰：或問以任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與任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堯舜之道文武之法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或問云：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受放伐之各以其時者皆上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禪受放伐之辨物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虫草木之各遂其性者皆下襲水土之事也。此即堯舜文武之事也。或以內而本為聖人之大德敦化外而末為聖人之小德川流。按或問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又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云云。則槩是物各付物之事。

而所謂純亦不已者。乃是就聖人之心言。所謂德極其實。至誠無息者也。似不可以分內外本末。○又內本外末。自不相襲。內心外行與事也。若心之所存。行事之所施。則又自有本末。如仁敬孝慈之類。在心之本也。細行必矜之類。在心之末也。如君子道者三之類。行事之本也。籩豆之事之類。行事之末也。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前章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故朱子如此立言。猶只就逐事上說。他管攝處。如仁敬孝慈信之類。逐件內面存主工夫。皆以散殊者言。非指萬理之一原。天下之大本所在也。○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覆。如日月之代明也。○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此兼內外該本末云云。○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

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
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按堯舜道全而法未備。故註只以道言。其時亦非盡無法也。文武之道。莫備於法。故註只以法言。其實何往而非道也。此所以謂皆兼內外該本末。黃氏洵饒謂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其論允當。至註以律天時為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為因其一定之理。最要看自然一定字。蓋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豈有兩箇。但就其變動不居者而言。便是天時。就其一定不易者而言。便是水土。



士聖人之上律下襲。如用行舍藏，即任止久速。但可
 任便任，可止却又止，可久便久，可速却又速。如此因
 時變化，即所謂上律也。然用之斷然，是行却無藏底
 道理。舍之斷然，是藏却無行底道理。雖然，不可移易
 即所謂下襲也。但變動不居，處有內外。本末一定不
 易處，亦自有內外。本末不得以律天時為內兼外。本
 該末，襲水土為外兼內。末該本，看或問以得夏時贊
 周易不時不食等與任止久速之皆當其可為律天
 時以序禹貢述職方居魯逢掖等與用舍行藏之所
 遇而安為襲水土則已各兼本末內外而言之矣。○
 學會問史氏看得本末內外不相離如何。曰此進一
 層言之也。如得夏時贊周易便是這任止久速之皆
 當其時者為之而任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便是那得
 夏時贊周易底根子。再推而言之，則得夏時贊周易
 與任止久速之皆當其可又皆為外為末而所以然
 者乃其本也。襲水上句亦然。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
 迹言之，則繫是物各付物之事，而所謂純亦不已者
 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
 遠宗近守，亦只在於上律下襲。此說非鑿下單以天
 地之道譬夫子之德，則可見矣。○
 頤按上二句不得以仲尼之有功於堯舜文武為祖
 述憲章下二句不得以仲尼之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
 襲○饒氏特下一學字大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
 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曰祖述曰憲章曰律襲俱是
 用力字。眼其下即以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四時日
 月之錯行代明形容其德者。以其學橫塞天地古今
 正其德臻於至極也。故前分天道人道而自此章以
 後遂合而一之矣。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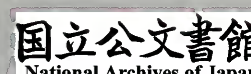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此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
 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
 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毫之或遺錯
 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
 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
 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
 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
 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
 言○黃氏洵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
 道變通之用○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明升則月沉月升
 則日沉○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陸
 稼書曰在仲尼自視但見其為學自人視仲尼則但
 見其為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
 呂晚邨曰首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為小德
 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
 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有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

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天地載正
 是並育處而不悖即於其中見之錯行代明正是並
 行處而不悖即於其中見之錯行代明正是並
 大德之敦化而非有二也今時解多分持載二句為
 外更無四時日月為小德顯與註背須要曉得天地之
 之運動也饒氏以持載為博厚之至覆幬為高明之
 至錯行代明為悠久之至最好悠久原不在博厚高
 明之外○學曾問錯行之代明如何貼悠久矣豈所謂
 一箇廣大事物無變通之用便不能悠久矣豈所謂
 不息則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可見諸說之得失矣
詳類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箇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孫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右正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

同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背也○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乎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

藏板

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黃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之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一貫。小德者。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蔡虛齋曰。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體之分。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則外之所本也。故朱子小註曰。小德是流出那敦化的出來。○鄭云。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同太極之理。以幹運。乃萬化之原。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以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為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者。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否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為大德之敦化者。言之天地渾然。而燦然者。畢具於其中。至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立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之理。莫不兼收而並蓄。知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之道。有以兼總乎條貫者也。○並育並行。就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

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蓋就並育並行中細分之。日往則月來。日自日月。月自月。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秋往而冬來。冬往而春來。以至萬物之生。飛自飛。潛自潛。動自動。植自植。大自大。小自小。而其中又彼自彼。此自此。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故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此理之散殊。即小德之川流者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大德小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呂晚村曰。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為川流。一為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對。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而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籠統不動者。為大德也。不知川流是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為三字內也。○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德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蔡虛齋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觀。大德小德。

近譬堂



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林次崖曰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非二事也章句分貼本交當云所以不悖不害者小德川流然即大德之敦化耳今日所以不害不悖者二何耶看來不害不悖原不出乎並育並行之外不如何說得一個奇如何說得不害不悖則並育並行在其中言並育並行則不害不悖在其內故章句如此分貼亦欲其文之整爾其理自可以意會。○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章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時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妙。○呂晚村曰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會如黃道白道之道人多混解。

俱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皆由於大德敦化之解吾以為分開大德小德而不自知也夫並育二句既都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又有一大德敦化則已將大德尚謂不害不悖之外尚謂之不分乎大德小德既分兩德尚謂不害不悖即是並育並行而無庸分乎朱子惟看得天地初無二德但其分處言則為小以其合處言則為大耳德惟一德故川流即敦化之川流而非有二也是朱子分註即並育並行之不害不悖而非有二也是朱子分註處正是合註處豈若後人之妄分兩德哉註中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而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當看所以與之字蓋不害不悖只算得川流而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為也並育並行亦只算得貼在小德大德上世人只妄謂朱子以不害不悖當了小德並育並行當了大德耳豈不謬哉。○川流處便是化向非有以敦之則其出有窮矣觀註釋川流日往不息釋敦化日出無窮雖出是從出往是散見

夫子學問條辨 中庸 卷三 高 近譬堂

意然惟其出無窮自往不息但所以致之者以其根本之盛大耳○章句釋小德曰全體之分離了全體更把甚底分為小德釋大德曰萬殊之本離了萬殊更本甚底以為大德虛齋深得此理其疏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為形氣之化在外而非德大德小德俱從內面說尤極分明○為大只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所以為大正指小德大德虛齋謂不必泥所以字推本其所以大亦未是

顧按萬物之紛揉錯雜未嘗不有吞噬然終古未嘗少了那一類次崖謂不是物相害只各成箇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其說甚長蓋飛禽自是飛走獸自是走又羽毛各自羽毛而不相雜鱗甲各自鱗甲而不相混惟其如此所以雖有吞噬亦自並育道之道恐只說得日月之運行却說四時不去四時而亦曰道者恐只是寒暑往來之道也○本節只是贊嘆天地何處更着一語照顧仲尼○一照顧便不

是以天地便當了仲尼之本意矣看下一章承小德何等領會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如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



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
 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史氏
 伯璿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
 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
 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
 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叙大舜文
 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
 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安垂萬世之法非孔
 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論
 此說深有助於章句○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
 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
 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大者為用此章因小德
 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所為用此章因
 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
 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
 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猶
 有所憾也○陸稼書曰黃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
 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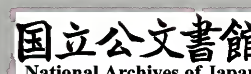
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教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
 隱也川流教化則費矣小德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
 德教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然者為大德之教化誤分小德為費大德為隱所以
 德都是裏面事則已謬矣○史氏以小德為費大德為
 意敦化便是天下莫能載意小德雖是分見大德雖
 是總括其實不是兩箇故皆以為隱或曰子前言隱
 為體費為用而貫徹乎費隱之中者為誠矣今從史
 氏以小德大德為隱不幾以誠為隱乎曰不然也下
 章以寬裕溫柔等之仁義禮智言小德矣而所以實
 有是仁義禮知者乃誠也又以肫肫其仁淵淵其德
 浩浩其天之心體言大德矣而其所以是兩箇而
 以誠當了小德大德亦不得○凡言譬用皆隱在而
 見而又互根互換朱氏謂至誠無息意以流行不息
 者為體發育之盛大者為用以流行不息



而發育之盛大可見也。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以各有條理者其分而渾浩無窮者其合也。再推而極之。則各有條理之小與渾浩無窮之大。皆是用而至誠無妄者。乃其體也。○以首節言之。如堯舜之道。原不缺乏。法文武之法。原不缺乏。道此各自為體。用也。而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則祖述者其體而憲章者其用矣。堯舜文武之道。法固各有體用。而又無非上律下襲。則祖述憲章。處皆可為用。而上律下襲。又不可為體矣。即止律下襲。一以變動不居言。一以一定不易言。變動不居。處也。渾淪事一定不易。是各見於事。則可以上律為體。下襲為用。然有時以靜為體。動為用。如下覆。情持載自是體。錯行代明。自是體。動。○堯上律亦未嘗不可互換也。只管對待去。更無盡時。○盡人合天。觀首章天字起。末章天字結。中間言道之。大。便充塞乎天。聖人君子。皆道之。便配合乎天。○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問 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

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

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聖人聰明之德。無

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

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

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以有臨也。某初曉

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

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

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

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

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睿知。只訓通對知而

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

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

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

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

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

詳密。審察。故曰。是以有別。

問 大全雙峰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

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

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智。又是小德。

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

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

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

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

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

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

○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

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

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

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

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

朱子集注卷之三 頁 近譬堂

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是以臨下。○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智中。細破分條貫說來。○蔡虛齋曰。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純以心言。智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略分別也。○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眾人所得而天。靈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呂晚村曰。此言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

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有其下。○是臨則不仰。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入荒皆在吾闕於心性。不誦服。取為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誦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是。直是實事。非虛尊也。○謂首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蔡虛齋曰。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嚴。此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或謂齊是心莊。是貌為分內外言。非也。中正則又益細微。其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陸稼書曰。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



卷之三 中庸 卷三 藏板

智博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
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特抽
出細言之耳
有臨非先有聰明睿知而後可以臨也故下九字以
只合在首四字之中○此下三章發明上章小德川
流式德教化之說見天地如此至聖至誠亦如此至
聖至誠原不是兩箇人故朱子謂只以表裏言至聖
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博博如天
淵泉如淵見而長莫不敬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是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而骨子經綸大
經三句便是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而骨子經綸大
講說謂至聖是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如必也
聖乎遂不聖字如此當至聖而臨上說彼仲尼未為天
子豈遂不聖字如此當至聖而臨上說彼仲尼未為天
何耶不知是至聖自是聰明睿知自是充積於中而發見當可也
容孰敬別之能也又自是充積於中而發見當可也

又自是充積於中而發見當可也
親也豈必有位之聖人纔足當此乎聖而仲尼反不
是當之乎又聰明自是發見於耳目者睿知朱子謂
是照天燭地底都就在表處說其分見裕溫柔發強剛
教等亦以在表者言故為小德睿知只是表有臨也
以為用寬裕溫柔只是表有容德睿知只是表有臨也
是用寬裕溫柔只是表有容德睿知只是表有臨也
如用表非無與於裏但自有容德睿知只是表有臨也
之表有臨而容與於裏但自有容德睿知只是表有臨也
以守亦只言小德自別方說向川流去但此節五足
博言川流惟說充積於中流之化未嘗實說川流下
正言川流惟說充積於中流之化未嘗實說川流下
向民之敬信悅又逐漸說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
今人不細玩朱子之說漸說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
川流已不明以之義至並將臨明睿知等為川流
可勝誇突乎又聰明睿知自是發見於耳目者睿知朱子謂
聖實在本事是以聰明睿知自是發見於耳目者睿知朱子謂
後見但有其理者自有其事故朱子謂過人處方服

朱子集注 中庸 卷三 近譬堂

得人所以道是直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不幾又落空乎。日講說猥以服人為粗而徒言其理不幾又落空乎。○學曾問小德大德皆是在內底。今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等。朱子又以為在表。何也。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本屬在內。而有時發見在外。本文却是就下一。截說如生知之質在裏。只是氣稟清明而已。今有聰明睿知之可便屬事之宜。而為在表。禮而為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為在表。義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可則而便屬事之宜。而為在表。禮而為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定則而便屬事之宜。而為在表。禮而為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而為在表。義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理密察之。可見便屬事之宜。而為在表。禮而為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川流故小德亦見便屬事之宜。而為在表。禮而為在裏。只是發強剛毅之。頑按因朱子有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之說。於是諸家多分晰字義。亦有未盡當處要。當以許氏為正。虛齋謂齊莊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不知有敬。只係在齊莊中正上。心齊貌莊自相連。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在表說中正亦是表。若謂說不得外。則其餘四句亦皆無着落矣。○滄柱謂文是燦然有章。與昏闇相反。理是井然有條。與混雜相反。密是詳審入細。而無疎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義。兩分之。文理為一類。密察為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此疏別字義極周。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釋 伊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蔡虛齋曰。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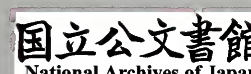
然不相干也。○陸稼書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陸稼書曰：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下其實，是形容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克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盡矣。○按朱子釋教化云：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所謂盛大者，非溥博乎？所謂出無窮者，非淵泉乎？故知溥博淵泉，正是說教化。一敦字，總之，不是大德之外，又有小德。合言之，便是大分言之，便是小故。川流，不過是教化之川流，所以說時出必本於溥博淵泉。○生知之德，可統得下四德，又不可謂僅附在下四德上見之。而無更有生知之質也。所以朱子鑿然下箇五者之德，○纔說溥博淵泉，便是大德。稼書謂實是形容小德。

便分二德矣。至謂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此不然也。天下豈有寬裕而不溫柔，溫柔之仁發強而不剛毅之義乎？只一箇仁，一箇義，中間發處，自不同。然未有不相資者也。此亦誤將德當川流之故。○時辭謂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成宜無礙；時時出之，則此應不窮，闡發最佳。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溥博淵泉，溥周徧，溥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說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黃氏洵饒曰：克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

陸稼書曰：蓋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親可

知矣。按註云：克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不是上節未極其盛。此方言其極盛。上節未當其可。此方言其當

在見言行上。即見則無不敬言則無不信行則無不悅。以形容發見當可之意。不重民之敬信悅至聖上

作效驗說也。黃氏謂克積極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皆敬信說。極其明確。○溥博二句固是克積

極其盛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固是發見當其可。然惟克積極其盛則發見自當其可。是發見當其可。然惟克

積極盛又在發見當其可。上自將上。故朱子謂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謂自其表面而觀之則易也。又曰：人見之。世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至莫不尊親。是其見於外者如此。

人只見得到這處。可見如天如淵。亦見於他如此。不可因積中而謂其在內也。蓋至聖惟充積於中。纔

能溥博淵泉。然既有一周遍廣濶靜深。有本之可擬。似形容則民雖莫測其內。而未始不服其為。如天如淵。一

矣。蓋至聖是內自一步而流。出小民却。是自然。而此而小民之內。去始只見其言行。既嘆其如天淵。至

此而小民之內。去始只見其言行。既嘆其如天淵。至節便推到凡有血氣。正是一步推。到極大極盡處。而後以配天結之。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稼書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卷三 近譬堂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蔡虛齋曰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白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呂晚村曰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人全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陸

稼書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
辨按若可混指德說則本節不聲名二字矣正為凡有是推到薄海內外極至盡頭有至聖之見言行所不能沾被者然而聲名之洋溢則斷無不及也若將聲名仍混上見言行凡有血氣仍混上民字莫不尊親仍混上敬信悅則已失却本節六箇所字極言之意何為贅及此節乎時解多未得其旨○凡有血氣句當廣及異類說禽獸亦該一氣之物草木無血而

右第三十一章

如性便盡物性亦是實理如此
異類都在天之庭而尊親乎天則尊親至聖可知矣
鳥來儀莫茨生庭之類都有這尊親意思只知此等
人性便盡物性亦是實理如此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語類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
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聖人見之只是以表裏
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
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如此三句便
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
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
至聖亦可以知至聖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
表裏○問至聖當以表裏觀之至誠一章說發見處
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誠一章說發見處
至誠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發見處
德故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淵惟其如天淵故非
德故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淵惟其如天淵故非
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
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如天淵故非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

也○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
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天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
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者見於世其盛大
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
理自是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
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淪言之此
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
之敦化章章明矣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
按朱子於此兩章特下表裏二字妙甚正為小德
大德只是一箇纔分爲小便是形見於表處故生知
之質與仁義禮知皆根於內也而言其聰明睿知寬
裕溫柔等則已形見於表矣由是而有臨而容執敬
別發見當可以至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只
管川流了去也只是這箇纔合為大便是根在裏
而故天下之大經只是這箇纔合為大便是根在裏
於外也而經綸之立之知者只一其仁其淵其天
者為之則無非根據在裏矣由是而肫肫而淵淵而



浩浩其敦厚處。至不可窺也。只是這箇。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若把兩章書作兩箇人說。失之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此三句

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
 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
 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
 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
 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
 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
 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
 理。更不必倚着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
 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
 則不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而卿云便是不思
 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
 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去。○夫焉有
 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學者是學。須是靠定一箇物
 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問焉有所倚。曰堂堂
 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

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
 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
 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
 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存條理。一
 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
 和。兄弟之和睦。朋友之相信。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
 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
 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倫各盡其法之。○知字不
 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脾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
 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昭合交契。渾融
 一體。所謂知也。○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
 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
 來也。○雲峰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
 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章言聖人之所以為
 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
 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
 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

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
 本。是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
 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
 用力字。○蔡虛齋曰。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
 大經。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爲天下法
 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只是謂聖人一身所處之
 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聖人處之。能各盡其道。而無
 毫髮之過不及。則爲能經綸之矣。聖人自盡其道。如
 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也。註謂各盡
 其當然之實者。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
 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或問經綸
 天下之大經。是以存正處言。故爲大德教化。而章句
 乃云。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旣以存正言。如何
 爲功用。曰。是功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吾身於人
 道各盡其當然之實。而使天下後世皆於我乎取則。
 人事盡於我矣。其爲功用。何如。至於立天下之大本。
 雖不出乎吾之一心。然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

此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者。出乎此。小而
 百行萬善之所以各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又
 何如。蓋大本之立。非但立在心而已。謂萬化之小所
 自立也。○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
 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
 故曰相知。是爲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之於
 天地。天地有誠。非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誠。非但
 道相契。兩情無間。豈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
 見之知而已哉。○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命也。知字
 似不必深泥。然人於此。但說得知字分曉。而欠廣大
 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
 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廣大貌。○經綸天下
 之大經。是以發於用者言。如何一槩爲大德教化。曰。
 此章須味章句數箇極誠無妄字。蓋極誠無妄云者。
 卽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也。純亦不已
 以統體言。物各付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忘者。統體
 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為明白矣而又
 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
 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
 大德敦化之事但日至誠便是以心言雖曰至誠為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重
 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為言大德
 敦化也何疑○林次崖曰蒙引說大德敦化似費詞
 力愚謂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敦
 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
 化乎○陸稼書曰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
 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
 立本知化無非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次經若就其
 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
 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
 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
 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分秩然之謂經
 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藹然之謂綸這便是
 大德天下之大本若就其中細看則萬象森然其備

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
 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真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
 倚則真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無一毫偏者夾雜不
 欲不得而搖這便是大德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
 看則萬物粲然其列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
 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默然契合自有而之無謂之
 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
 所以育太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大極不離
 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大極不
 一箇空腔子有大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
 言其大德耳這三句至誠敦化之意盡矣
 國蔡虛齋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
 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溥溥淵泉也不必慮以經綸
 為腕腕其仁亦為大德也恐以次槩而言如為不
 倍章有曰雖有其位者云○呂晚村曰錢吉士云朱
 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本
 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
 出之則為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為立本此說得之



曰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
 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
 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
 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
 造為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
 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
 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
 耳不知功用二字為能二字下注脚非體用之用
 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天用矣白經
 綸入之為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
 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
 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
 此類也

此類也
 按此節朱子明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
 句人因本章言大德敦化必欲止入心體上去豈知
 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此章是從外想入內故朱子以
 上節為功用下節雖即在上節之中却是因經綸大
 說歸大德蓋化者即川流此章言大德敦化故從敦化
 以首節說一箇天下大德有以敦之所
 功用無窮似乎難以敦之矣而惟至誠能經綸之立
 所以知之其敦厚者何如故此節正說一箇敦化然其
 德敦之乎故下節正推其淵其大德之也豈非大
 箇事物原無其仁其淵其天之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此為物此為此為淵其天之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化於見之則以浩浩其天耳此由外想入內故註
 謂此以經綸而言云云惟上章從內推出外是從
 敦化中發出大德小德總從一德而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章兩句書見大德小德總從一德而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體朱子之意似不謬也○學曾問章句一日惟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又曰其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偽以雜之又曰其於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偽以雜之又曰其於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又曰其於
 體朱子之意似不謬也○學曾問章句一日惟聖人
 章兩句書見大德小德總從一德而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敦化中發出大德小德總從一德而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謂此以經綸而言云云惟上章從內推出外是從
 化於見之則以浩浩其天耳此由外想入內故註
 此為物此為此為淵其天之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箇事物原無其仁其淵其天之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所以知之其敦厚者何如故此節正說一箇敦化然其
 德敦之乎故下節正推其淵其大德之也豈非大
 箇事物原無其仁其淵其天之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此為物此為此為淵其天之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化於見之則以浩浩其天耳此由外想入內故註
 謂此以經綸而言云云惟上章從內推出外是從
 敦化中發出大德小德總從一德而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章兩句書見大德小德總從一德而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體朱子之意似不謬也○學曾問章句一日惟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又曰其於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偽以雜之又曰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俱拈定
 極誠無妄以已兼大德而言之不至下節方言心體
 是如朱子曰經綸三句原根唯天下至誠為能七箇字
 說來離而為二此由功用而想見其心體則至下節
 不能離而為二此由功用而想見其心體則至下節
 而始見耳陸稼書謂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
 千條萬緒便是小德若以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
 妄之意流貫其間便是大德一段議論便是連下
 節釋了如主恩則盡其恩之實無一毫虛交又曰名
 分秩然情意藹然這分明是說他肫肫其仁了若本
 且大槩說箇經綸至下節方想他肫肫其仁處若一
 併將大德說了節反為支綴矣吾取陸說為他能
 把小德川流納在大德教化之內融會為一○以經
 綸言之天下之大經各有當然之實這便是川流之
 化也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皆人性所自具這便是
 從敦化中川流出去也至誠之能經綸便是至誠之
 能敦處究其所以能敦者則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
 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也

道千變萬化這便是川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
 由此出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去也至誠之能
 便是至誠之能敦處究其所以能敦者則惟聖人之
 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以化育言之自
 有而無自無而有無非此流之化也而皆天地之
 以化育之而生不息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去
 也至誠之能知便是至誠之能敦處究其所以能
 者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而此總歸於一
 誠為大德之源頭也
 禎按經綸三句本平列上根至誠為能來下桿焉有
 所倚去諸儒看得經綸是在外立本知化是在內於
 是或以經綸句為功用下二句為心體或以經綸句
 為小德下二句為大德或皆以為心體而註中功用
 用字非體用之用種種外認只不知從敦化說歸大
 德耳既曰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便
 是天地間功用所不可少之大事至誠能經綸之立
 知之非其極誠無妄自修然之功至命豈是截然三
 至命無與於功用哉○修道盡性至命豈是截然三



朱子其同修別中肩

藏板

件。事。亦。是。從。淺。說。至。深。處。從。顯。說。至。微。處。那。經。綸。時。立。本。者。自。為。之。根。那。立。本。時。知。化。者。自。通。其。原。故。朱。子。謂。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正。為。體。用。無。盡。只。管。推。去。隨。在。而。見。乃。晚。村。以。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為。支。離。是。未。曾。熟。玩。朱。子。之。說。耳。○。經。綸。天。下。之。大。經。只。是。至。誠。自。家。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可。為。天。下。後。世。法。立。天。下。之。大。本。則。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所。以。措。施。之。於。天。下。後。世。者。存。是。矣。知。天。地。之。化。育。則。於。萬。物。之。自。無。而。有。必。將。有。以。遂。其。生。萬。物。之。自。有。而。無。必。將。無。感。於。其。死。而。盡。人。性。盡。物。性。一。因。天。地。自。然。之。道。而。轉。相。之。方。謂。之。默。契。矣。三。句。即。推。開。了。看。亦。無。不。可。如。此。方。見。得。至。誠。之。功。用。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語。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

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

言。此。試。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潛。室。陳。氏。曰。如。淵。如。天。猶。是。二。物。

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

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卷三

三

近譬堂

○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仇滄柱曰常解以上節屬功用此節屬心體不知經綸句可說功用立本知化單說在功用一邊不得惟集說謂此三句只申贊上文不是推本之辭最

有體認○呂無黨曰說到夫焉有所倚道理已踞絕頂三句但推說無倚之意耳

無倚○按此三句人多拈定無倚說不知至誠之能自是消又推說不在經綸三句之外不過是一句以贊之何綸而言之則肫肫其仁以立本而言之則淵淵其淵以知化而言之則浩浩其天耳此節固即是上節道理但三其字却在至誠心裏說安得以一無倚了之意也○上說經綸尚未見浩浩肫肫意上說立尚無倚之意○說知亦尚未見浩浩肫肫意如何徒作贊辭而謂非推原其心體也○學曾問其仁其淵其天可即是誠否曰誠只是一箇真實無妄今有仁淵其天之分各則

只是形容其心體仁就心之懇至處說淵就心之靜深處說天就心之廣大處說而其所以能懇至靜深廣大者則只是一箇誠也故朱子謂聖以德言誠是所以為德處○仁淵天總是形容其心體因淵而謂其屬靜因天而謂其屬動並因淵淵句承上盡性而遂以靜定為性因浩浩句承上主命而遂以應用為命饒氏之說支離極矣○其字只就至誠心中形容惟聖人能知聖人尚是下節語於此節硬下聖人見得聖人之心如此便死句下况下節孰能知亦只是極贊至誠之妙不重知說也○其字不是此較字眼淵天却是借用字眼惟即把至誠心體當做天淵說故曰其淵其天○今必以在下位之聖人無禮樂刑政之可發見無臣民中外之可瞻仰只索藏之於身心統肫肫淵淵浩浩將不許堯舜之心體肫肫淵淵敦化矣然則孔子必缺小德川流而堯舜必缺大德

若不固取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問鄭註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大至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肯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新安陳氏曰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

孔子而知堯舜乎

按聰明睿知即上章生知之質也達天德即上章仁義禮知之德也於上旨一固字固猶實也實即誠也分明以至誠之心貫上至聖之德矣豈復有兩項

人乎知得至聖至誠不是兩人則知川流教化並二化而小德大德並無二德矣故曰則亦非二物也

苟不知極替至誠之妙非人所知而必求一至聖之人來知至誠亦固矣其讀書矣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

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

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大至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

史氏伯雍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離

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淪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節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其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至此至德。而凝此道矣。雖謂聖本生知非學可

至乎。○黃氏湖鏡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蔡虛齋曰。一說章句云。上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是若以為兩人言。及下文云。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則是以一人言。故朱子小註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自知也。誠以仲尼祖述存主於內者之所為。其存主於內者。亦非其至聖乃能自知也。故曰則亦非二物也。未知然否。但按上說。則所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與本文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詞意迥不同也。雖有朱子小註。還當斷從前說。做兩箇人。○史氏伯瞻曰。許氏云。前章言至聖。此章言至誠。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至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至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



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
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林次崖曰
語錄表裏之說愚深不然以知至誠之道而時出之
凡有血氣有不尊親乎而至聖之德溥博如天淵泉
如淵非達天德亦孰能知之且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而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也非夫子不能
知之當時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謂人之尊
親為自其表觀之則曷可乎
○發用言也此章言至聖之德以其有是德便有是業正主
實之理正以存主言也史氏悞以真為積於內道為
行於外失之遠矣究竟發用不離存主存主不離發
用章句緊轉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
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上惟恐人分開了看也
○第一支引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且大槩說一
箇二達德為人德之門如此而後可望斯道之行如

此而後可望斯道之明如此而後可以義精仁熟
而守之只是舉來做榜樣未正說如何用功史氏謂
學者事豈舜之大知亦學者事乎至此一支分明
章天道一章人道對言而概以爲聖人事尤謬今取
瑜不掩學者當自得之○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
提仲尼開端第一支則以惟聖者能之作一小束見
非仲尼不能此中庸也第二支則以仲尼對哀公問
政作一小束見費隱之道非仲尼不能全也第三支
則以仲尼祖述堯舜作一小束見盡人乃能全天而
仲尼以天道之聖不廢人道之功故能與天爲一而
此二章即以中庸正與首一章相應蓋首一章爲總括
而末一章爲總結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闡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於內者形諸外也有

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語類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們禪家訓定尚綱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着白衫一般表以皮為之袍如今夾襖○問衣錦尚綱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闡然而日章曰中庸後而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己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



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惡
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則可厭簡
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
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宰宰
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
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無聲無臭然
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也又曰
自天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
拜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
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
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廝對着只如今日做一件
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
推此類以往往可見○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
在彼之是非由在代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
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張子曰闡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大至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
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
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
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
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教人德
成德之序也○陳氏曰衣錦而加紉衣以蔽之衣錦
者美在其中尚紉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
道理實得於已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
闡然雖曰闡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
紉而錦之文彩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
子小人之分為已為人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
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
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
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
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紉闡
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庸意也○雲峰胡氏
曰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

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既舉其立心之始。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獨戒懼。而無時不中者也。○陳紫峰曰。德字。包上二章。貫本章。說。即至誠至聖之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聲。無臭。之極處也。人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全不可以一毫馳。驚之心入之。今由為已而知幾。却是。個沉潜收斂。切已。用功。底人。豈不可與入德。○黃氏。海鏡曰。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蔡。虛齋曰。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交溫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交。外溫而內。

理則不可。淡簡溫者。有若無實。若虛也。不厭而文。吐。淡也。然其實則有且實也。○君子之道。不尚高遠。玄妙。之道。平易直簡也。然其實心所存。固文也。君子之道。渾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然。一。段。為。己。之。心。而。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皆。據。若。子。所。有。便。自。不。厭。而。文。且。理。此。理。甚。妙。蓋。實。理。元。自。帶。來。有。莫。之。為。而。為。之。妙。○後。來。為。已。之。功。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自。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至。其。極。或。問。曰。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故。詳。此。一。章。之。言。大。槩。皆。是。此。意。如。曰。淡。曰。簡。曰。溫。曰。近。曰。自。曰。微。曰。內。眷。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色。曰。德。輜。如。毛。云。者。大。槩。都。是。朴。實。隱。約。足。於。已。而。無。待。於。外。之。意。此。孔。子。家。法。千。聖。心。法。也。○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

平之效是即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
 異旨哉二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已其本
 也故大全有為已之心下註云本起語意說來看下
 文知所謹而可人德句則知是帶三知說而謹字與
 下文謹獨字同然戒謹恐懼存養之功亦是謹也知
 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時工夫戒懼靜時工夫故
 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戒懼靜時工夫故
 日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呂晚村曰
 為已為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
 謝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
 可賤今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類類汗下者惡字真如
 藥茶革如避穢惡方是自已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
 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淡簡溫網之襲於外也
 不厭而文且理錦非求外之襲網所以見君子自已所求
 實在中之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其
 不表裸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其
 君子用力於網而得錦也則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
 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為功自居也

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
 是耳簡與濫貼然文與理貼且章兩邊合勘而字
 之義方得或謂重上載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闡
 然重闡為在所以貼為已意不知闡章總為已而
 日章尤為在所以貼為已意不知闡章總為已而
 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為已正當
 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層間講章之誤○衣錦尚
 綱美原在錦不在網也惡其文者惡只在著非惡文
 也簡溫網也文理錦也闡然網也日章錦也由是言
 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綱正所以為錦闡然正
 所以為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淡
 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而賦文埋內之錦也人
 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賦文埋內之錦也人
 簡溫中君子立心為已只向裏川功越向裏則外面
 越闡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
 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
 兩截其淡簡溫印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為
 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

方有着落言學者苟能如君子之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與入德必如此說來方於理不碍觀下文提出君子以引進學者皆是此例陳介翁謂此只是一層意不分兩層淡簡溫之中包得近自微之意下三句特申言之言學者于君子淡簡溫之處而即知其為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則可與入德此說亦最簡淨

○朱子曰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皆暗底做工夫去此裏又曰自衣錦尚綱以下皆只暗底做工夫去此理自掩蔽不得觀此則君子並不指成德者言因與下入德不合又添出學君子之道者來都是自取葛藤余意首節朱子只言下學立心之始雖未是離却工夫只是空空底立心然亦未便是細密工夫只大段立心當如此收斂近裏耳故淡而不厭三句只言其收斂近裏處君子未嘗自謂以淡簡溫示人亦未嘗自謂以不厭文理秘之於內只朴朴實實如此立心而自謂以不厭文理秘之於內只朴朴實實如此立心之妙耳道字當活看輕看如云君子之為道若認

然君子之道是如此則小人亦有道理乎而上文何以云小人之道耶○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其幾只在近自微上而所謂近自微者亦只是要收斂近裏做工夫也是幾之意故註加而為己之二字陳介眉謂君子之未存知幾之意故註加而為己之二字陳介眉謂君子之淡簡溫惟知收斂而不厭三句雖不是為己之前不是本在語氣矣○淡而不厭三句雖不是為己之前不是本在接物上說却只是立心大段如此若平日言行應事為己却從何處見此稼書說所以至平實可操言因此而即認煞為工夫成效則謬矣蓋此非言工夫成效只言立心境界起耳惟立心一味收斂近裏切實所以該得終身心即存省功至德臻不顯田地亦不出這為己之心也○朱子謂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存養則此知字正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不可便當了格物致知是知行黃氏謂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黃氏謂中庸首尾言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

朱子集注卷之三 中庸 三十一 近譬堂

在知行中。此說最細。蓋知行雖不得存養。省察而存。養省察亦不能離。知行而自為在。知此則知幾之知。在存養省察之前。亦即在知行之前。而當淺看明矣。顧按虛齋看淡而不厭三句。緊貼君子立心說。精切至矣。但謂可與人德。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來。不通帶淡而不厭三句。則非。彼蓋謂入德全以知所謹言。殊不知離了為己之心。即知所謹。豈肯着實用功。而所謂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者。亦徒以為必然相因之勢。而戒懼慎獨者。皆為矣。惟既有為己之心。而又不承知幾。則功方循循有序耳。入德仍重為己。而不得單則知所謹之謹字。自兼戒謹與謹獨。時解謂知所謹先在於謹獨者。是不知謹獨與戒懼亦非截然有先後之分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是教微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慎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同大全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謹恐懼意。○呂晚村曰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

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陸稼書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慎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做慎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贊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

莫顯乎微也。君子能於此致其講，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做慎獨工夫，此以己能如此者言，故下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三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於志。

按蒙引將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都作己能如此者言，不看做慎獨工夫，固不是。時解又有以內省不疚一句作用功無惡於志作現成說，亦覺語氣隔斷。當云：必內省無有疾病而始無惡於心也。纔動念便內省，纔內省便惟恐有疚而存惡於志，故必內省不疚而始無惡於志。君子慎獨敢道那一時是己曾不疚而無惡於志，時遂可不慎獨之功也。○若將君子

所不可及句，只作贊詞不着實地，則人之所不見，五字只當得一獨字耳。君子不見是圖工夫，如何透得出。惟將人審於私欲之既著而不能忽於私欲之方萌實見出君子之精明果決來，方是不可及之真境實地，而其惟之神乃盡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伊川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
 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
 之事也○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
 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
 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
 篤恭而天下平矣○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
 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存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
 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
 少有一髮之疾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疾
 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乎其所不
 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不
 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以不聞
 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
 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
 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

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
 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北溪陳氏曰抑詩
 即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
 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聞須是真實無
 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
 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
 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
 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呂晚村曰相在爾
 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
 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
 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
 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異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
 北隅上為圖窻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
 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
 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
 之地亦所當慎○林次崖曰看來此兩節亦不宜分
 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益加密若以上節為動則



人。不見。亦未純。是動。蓋動之端也。動之端而謹。此工
 夫之密也。下節雖是靜。然亦承動之端說去。言不惟
 動之端。謹雖未動之時。亦謹也。是工夫已密。而益密
 也。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畧。與首章戒懼
 謹獨微不同。蓋首章是始學事。故動靜之功俱詳。此
 章是成德事故。詳於靜而略於動。觀首章說戒懼恐
 懼。則先之以道。不可須臾離。此章說戒謹恐懼。則先
 之曰風之自微。顯亦可見。所主多容靜而不同矣。
 觀或問一則曰。謹獨誠身。一則曰。反身以謹獨。而無
 一言及所睹所聞處。亦可見其畧於動。與首章不同。
 矣。按首章既可先說存養。後說謹獨。此章又可先說
 謹獨。後說存養。則知工夫原係並進而不得劈分先
 後矣。不然。豈中庸有兩戒懼乎。蓋首章是自裏
 面說出來。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故既
 說戒慎恐懼全體工夫。必至不睹不聞。纔為敬。畏常
 存矣。又於常存敬。畏中。抽出獨之尤吃緊處。言之。以
 獨為由靜而動之初也。此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

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也。故先說慎獨。致謹於人。所
 不見之地。已密矣。而尤必約之。蓋約密之益。密至已
 所不見之地。中雖不言不動。而亦敬信。乃為己之功。
 益加密也。此中庸之書。在憑伸縮。說無不為人。欲而
 得。以先後互異為疑也。北溪陳氏解。不動而欲二
 句。補動言之。敬信在內。於理極細。但以屋漏為人跡。
 所不到之地。猶粗蓋止人跡不到。依然人所不見。而
 已。玩不愧二字。原在無愧。正是存養工夫。無事之
 地。許氏謂屋漏之地。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
 子。不但於人所不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
 亦不。當慎。夫屋漏之地。亦未是已。所不知。惟屋漏之
 不。是。真。未。起。故。為。已。所。不。知。之。地。也。此。正。若。子
 至。真。境。如。何。反。說。警。且。至。靜。亦。是。一。室。之。中。無
 思。念。為。即。屋。漏。可。即。屋。漏。且。至。靜。亦。是。一。室。之。中。無
 人。靜。處。之。常。多。有。屋。漏。也。若。以。地。暗。自。視。其。身。不。分
 曉。為。已。所。不。知。則。設。居。至。明。之。地。無。思。無。為。遂。可。謂
 之。不。至。靜。而。不。加。存。養。之。功。乎。亦。謬。甚。矣。存。疑。畧。於

卷之三
 近賢堂

敬信則自動而靜無非天理流行慎獨工夫已包在內所以註下益加密三字原非靜存動察兩節板板對言而奏格以下可分承兩節也蓋工夫必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方有不賞不怒而民勸威之效若但謹獨中之幾而未到全體敬信時候如何得有此效若篤恭而天下平又不可與此節混看蓋為已工夫原無盡境德到不動言而亦敬信則已是成處然恭而益恭篤之不巳則工夫到極處效驗亦到極處故註又以為至德淵微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若混謂效驗一齊都到不分淺深又汗漫矣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

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已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曰大全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有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以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王夫後節效驗承後節王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

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不顯篤
 伏孔昭之詩為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
 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以養假無言之
 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
 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
 如密戒懼故效驗已遠矣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
 平。惟通以為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
 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
 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
 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
 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
 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
 不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
 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
 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
 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
 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峰之說似乎得章句
 之旨通說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

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效驗遠近之
 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
 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一時儆工夫先後如此不
 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儆工夫先後如此不
 耶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
 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
 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
 不戒懼也蓋動即慎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
 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蔡虛齋曰篤恭而天
 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
 不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盛德之形
 遠而不顯矣故詩人以穆穆文王之為言蓋盛德之
 容也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不至顯矣篤
 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
 恭即致中和○呂晚村曰潛雖伏矣二節是無言二
 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
 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篤
 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淵



一。分。取。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極。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涂。之。淵。問。篤。恭。是。兼。承。謹。獨。成。懼。否。曰。朱。子。謂。自。尚。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要。之。慎。獨。與。戒。慎。恐。懼。功。夫。存。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與。戒。慎。恐。懼。功。夫。存。慎。獨。在。其。中。矣。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慎。恐。懼。足。以。直。達。慎。獨。陸。稼。書。曰。詩。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易。之。以。篤。恭。二。字。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易。之。以。篤。恭。二。字。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峰。胡。氏。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也。扁。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是。全。無。致。是。全。無。致。

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
 異 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
 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雲峰胡氏曰此兩引詩
 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
 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
 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
 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
 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
 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恭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
 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
 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而德即未
 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
 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
 自然之應也
 按注既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篤恭雖只在潛伏
 相在兩條之內然恭却無已時愈篤則愈深謂不必
 分淺深者謬也篤字固不必纏定闇字然到篤恭地
 位也只是為已之一念充之自始至終不是截然兩

事總之一念向於為人便入小人一路去不足論矣
 一念向於為己纔是君子一路去由是而知幾以審
 之慎獨以防之戒慎恐懼以涵養之恭而益恭篤之用
 不已其至德淵微乃至無聲無臭之妙蓋論德之用
 則措諸事業顯而可見論德之體則默契於穆不顯
 而難名惟其立心為己是向內裏用功故約之愈約
 極於不顯而後已焉若謂尚綱絜是下學立心到篤
 恭遂不足言此便說得脫離了朱子何以云自下學
 之始推之以至其極也
 顧按若謂不顯其敬即未發之中則初問致和後來
 便不致和耶惟無動無靜無非此恭纔算得篤恭此
 不知其恭而恭之妙所以為不顯所以為淵微也稜
 書說極
 透徹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循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